

本朝列女傳

妻女  
六五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五目錄

妻女傳 二十六人

車持氏女

烏玉女

佐為王婢

奮然母

願西尼

安養尼

釋妙尼

洛陽貞女



吟爾婦

野州貞女

大和義婦

證空母

勢州尼

則任妾

成壽母

華本

阿都磨

駿州婢

清水氏母

松田氏妻

越前節婦

慶寶尼

與村氏妻

幸田氏母

山中幸盛母

菊女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五

妻女

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聘問而娶。貴賤得與夫齊體故謂之妻。禮曰。庶人曰妻。

車持氏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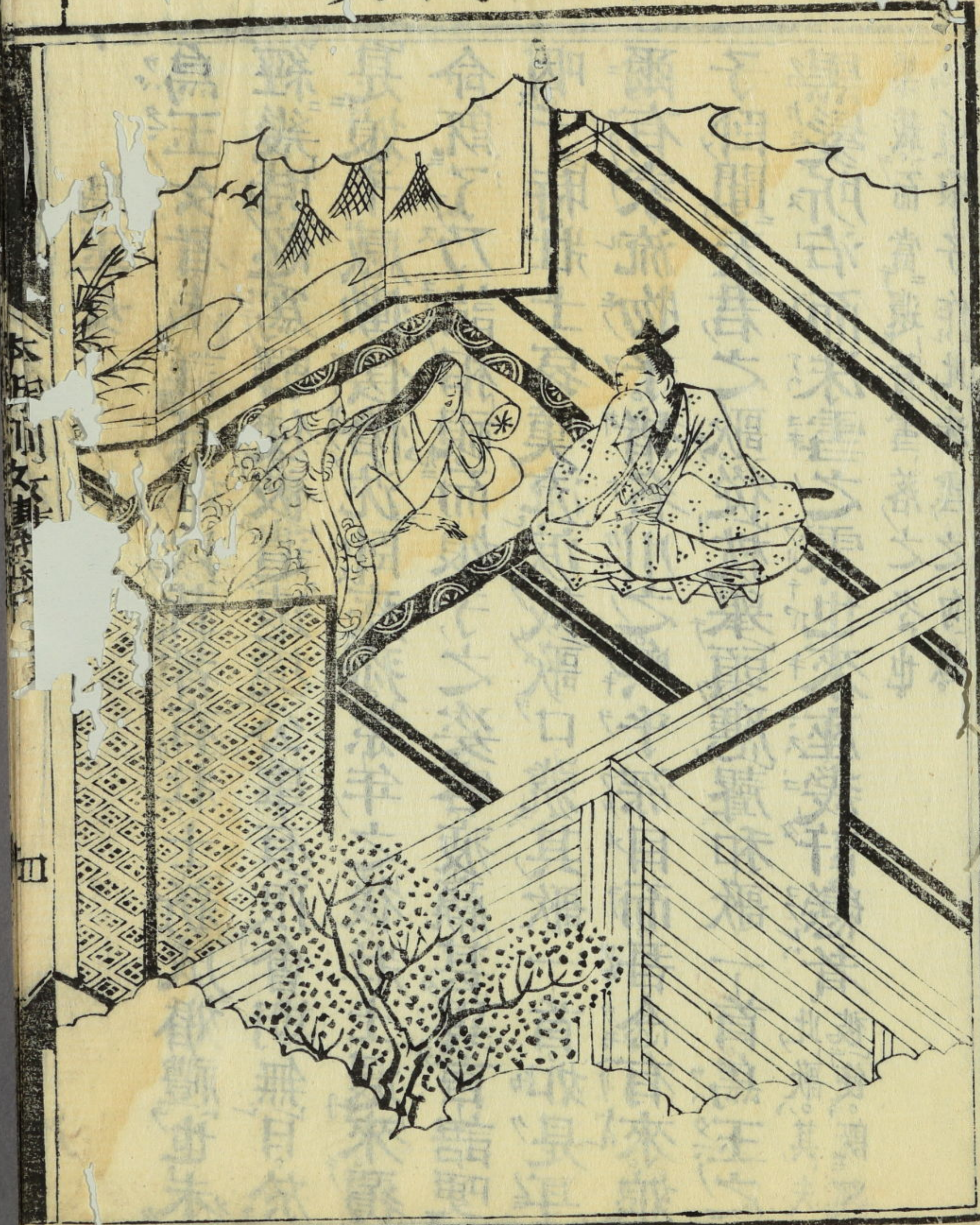
齊人哀不

昔

中西氏藏書

有娘子姓車持氏也。其夫久逕年序。不作往來。于時  
娘係戀傷心。沈卧痾疾。瘦羸日異。忽臨泉路。於是  
遣使喚其夫君。來而乃歔歔流涕。口號斯歌。登時逝  
沒也。戀夫君歌一首。左耳通良布君之三言等。玉梓  
乃使毛不來者。憶病吾身。一曾千磐破神爾毛莫負  
卜部座龜毛莫燒。曾戀之久爾痛吾身。曾伊知白若  
身爾染供里村干。將死命爾波可爾成奴

車持氏女



今更君可吾乎嗟ハハ之御事歎ウレ百不足ヒト八  
 十乃衢爾夕ト白爾毛モ小爾毛モ曾問ト應死シ吾之ハ故ニ反歌  
 曰ハ卜部乎毛モ八十乃衢毛モ白雖問ト君乎相見シ多時不  
 知毛モ或本反歌曰ハ吾命者ハ惜雲不有散追ツ良布君爾  
 依而曾長欲為ニ

頌曰

良人遠行 室家有思 夫婦之常 人倫之彙  
 歸一依土 害和哀丕 荀榮感溺 古亦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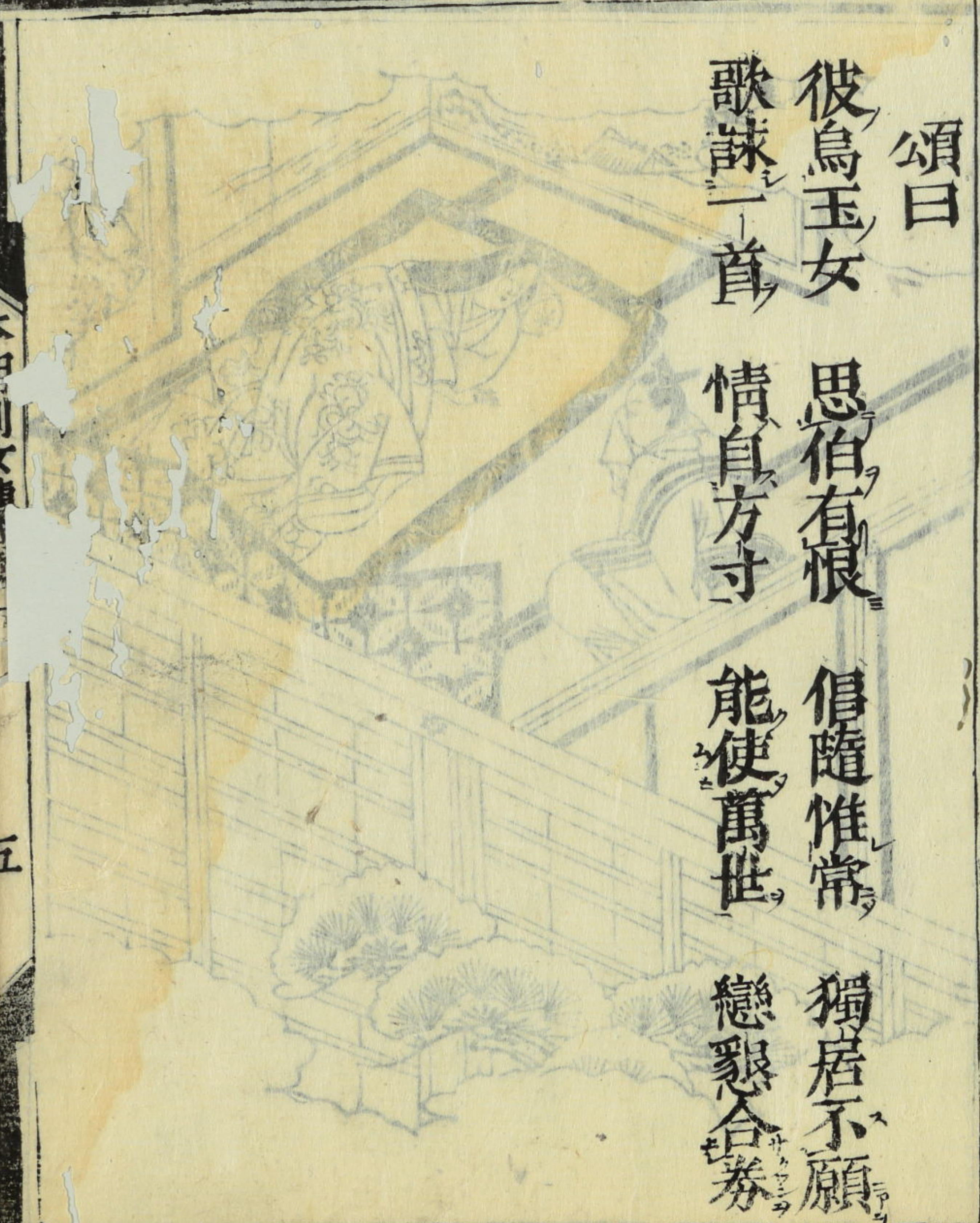
日本神代卷之五

烏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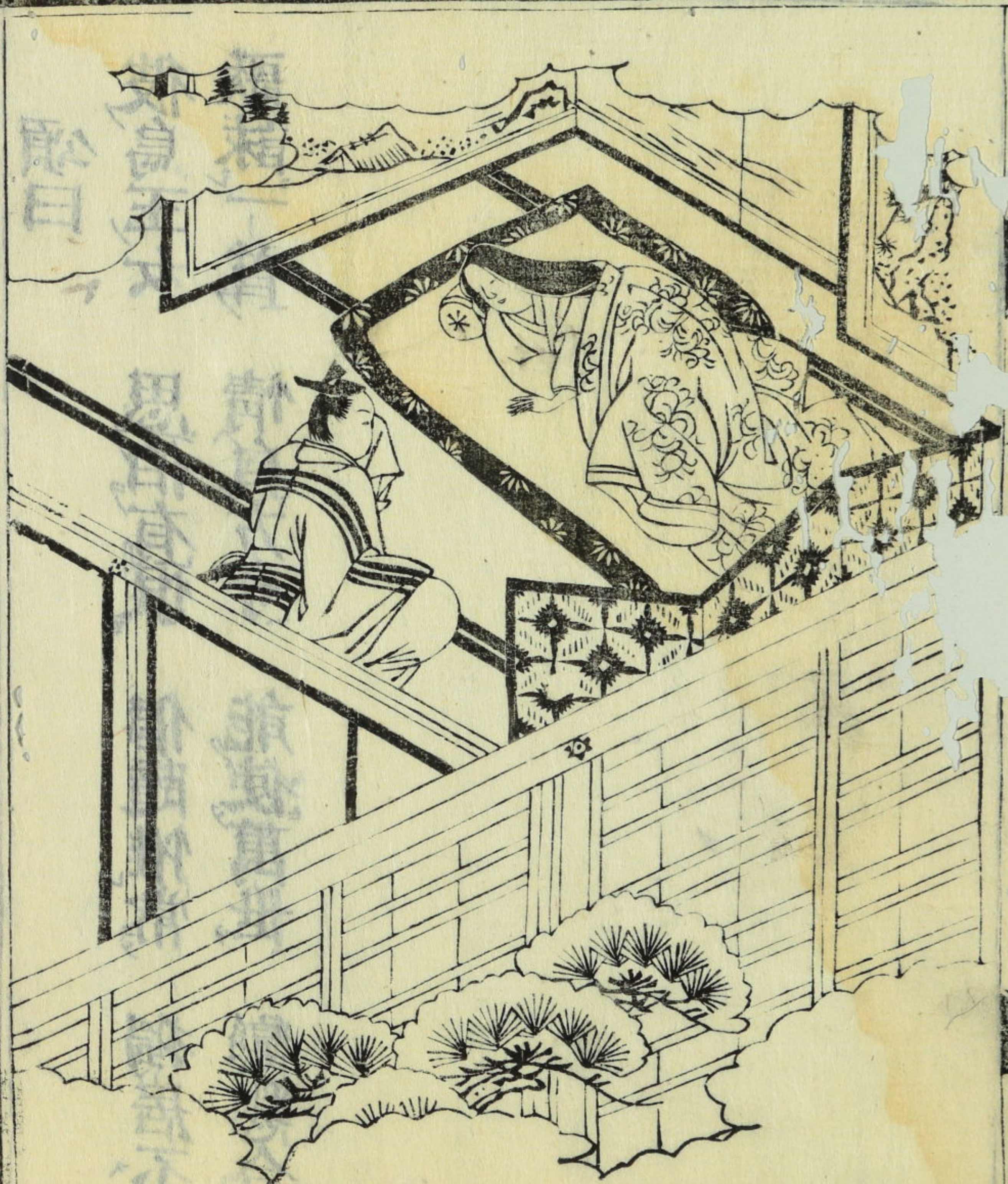
烏玉女者未詳其姓名昔者有壯士新成婚禮也未  
經幾時忽為驛使被遣遠境公事有限會期無日於  
是娘子感慟悽愴沈卧疾疹累年之後壯士還來覆  
命既了乃詣相視而娘子之姿容疲羸甚異言語哽  
咽于時壯士哀嘆流淚裁歌口號其歌一首如是耳  
爾有家流物乎猪名川之與乎深目而吾念有來娘  
子即聞夫君之歌從枕舉頭應聲和歌一首烏玉之  
黑髮所沾而沫雪之零也來座幾許戀者此歌其夫  
累載而當還時雪落之冬也  
因斯娘子作此沫雪之句歟

頌曰

彼烏玉女 思伯有恨 倡隨惟常 獨居不願  
歌詠一首 情自方寸 能使萬世 戀懇合券



女玉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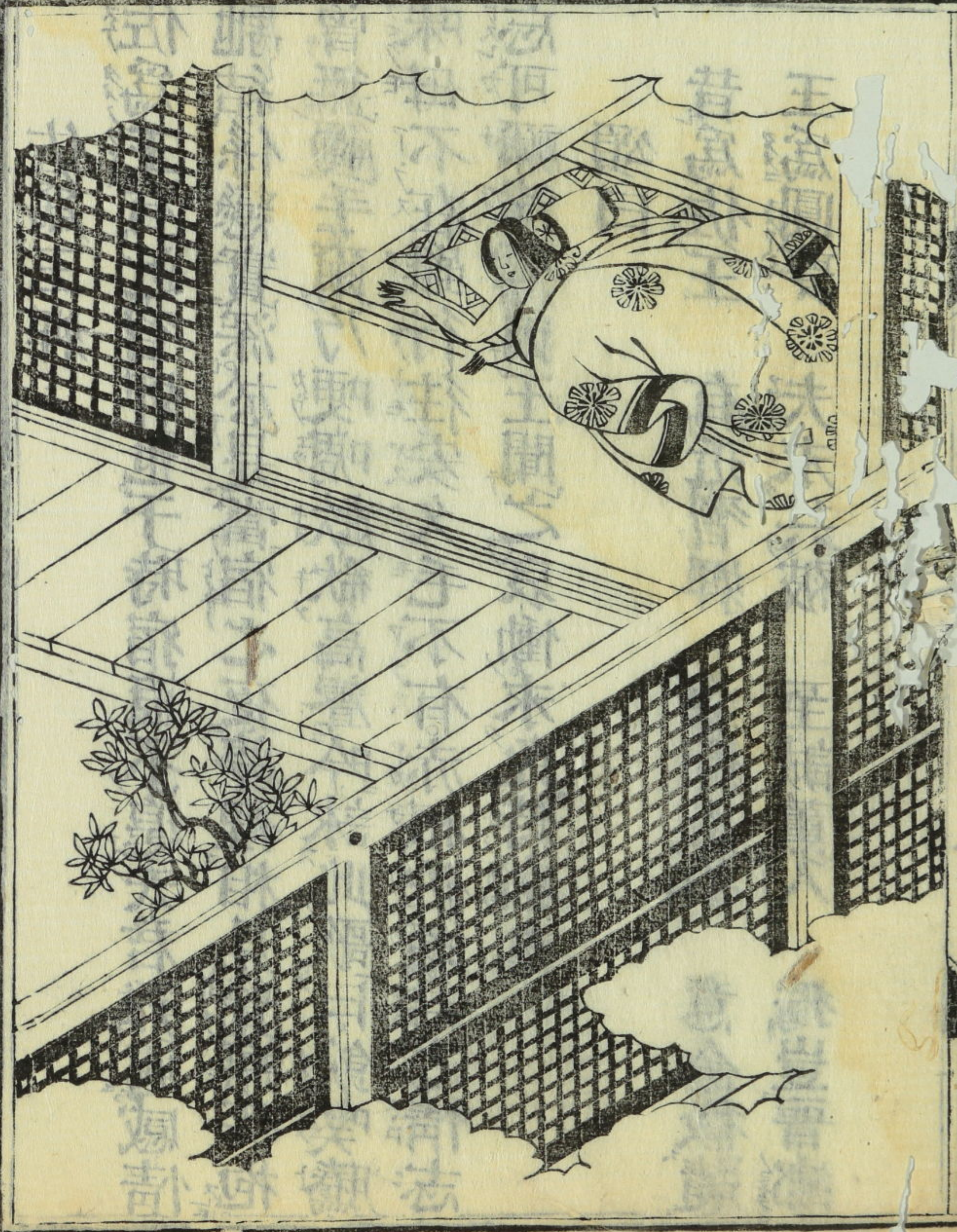
佐爲王婢

佐爲王有近習婢也于時宿直不遑夫君難遇感情  
馳結係戀實深於是當宿之夜夢裡相見覺寤探抱  
曾無觸手爾乃哽啞歎歎高聲吟詠此歌曰飲喫騰  
味母不在雖行往安久毛不有赤根佐須君之情志  
忘可彌津藻因王聞之哀慟求免侍宿也

頌曰

昔爲佐王 有近習婢 寤寐思伯 意念徹髓  
王爲圓夢 夫木六被 至誠薰人 獨豈晉鄙

婢王為佐



奮然母

奮然母者未詳其姓氏奮然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  
密乘于元果天祿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乃貢之  
使而不遣入宋間待商賈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  
遂此志老母行年六十奮然意拋母欲去則可失孝  
行携母將留亦可乖宿懷初獨思量之後終相談之  
母曾無怨貌既有勸心奮然一勸一泣淚與言落奮  
然曰我母不是人世之母唯善緣之母也若萬人緩  
頰苦心而諫之我未必從若一親形言變色而留之  
我可何逆哉誠勸我之佛道豈非我之慈堂乎奮然



有男女兄弟二三人相議曰餘年之水菽者汝之所  
可營何以及飢寒後世之菩提者我之所可先豈令  
隨惡趣乎凡棄恩入無爲真實之報恩便於常住寺  
供養演說天加慈母數年全育然餘命自宋朝還吾  
土再見母面終遭母喪如其言入宋巡禮勝地歷觀  
明師遂於汴都西華門外落聖禪院禮優填第二模  
像乃雇佛工張榮模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曆  
祚然答詞詳備君臣稱嘆賜紫衣辭上五臺雍熙二  
年上台州鄭仁德舡歸宋延元年也留學已六年然  
得大藏五千四十八卷及十六羅漢畫像其優填模

像見今在嵯峨清涼院

許曰父母存時遠遊有方而學大道則可尚矣棄  
恩入無爲又不君子之所取也先儒遠遊之詩與  
文且紀于此曰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詞云詹闖入  
也父母老矣笑給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  
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樂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  
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  
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班衣兒啼  
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  
常在即罷前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  
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遠鼓角悲  
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羅大經云二詩皆用韓  
意而後山之味長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  
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  
之第一義也頌予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  
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求衛陳蔡  
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今天  
之所言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

母然齋



厭雖且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羅大經云象山此言尤更精逸

頌曰

釋齋然母 勸子尋師  
意同斷機 事與舍館  
天假其壽 不爽歸期  
孝無可感 育德無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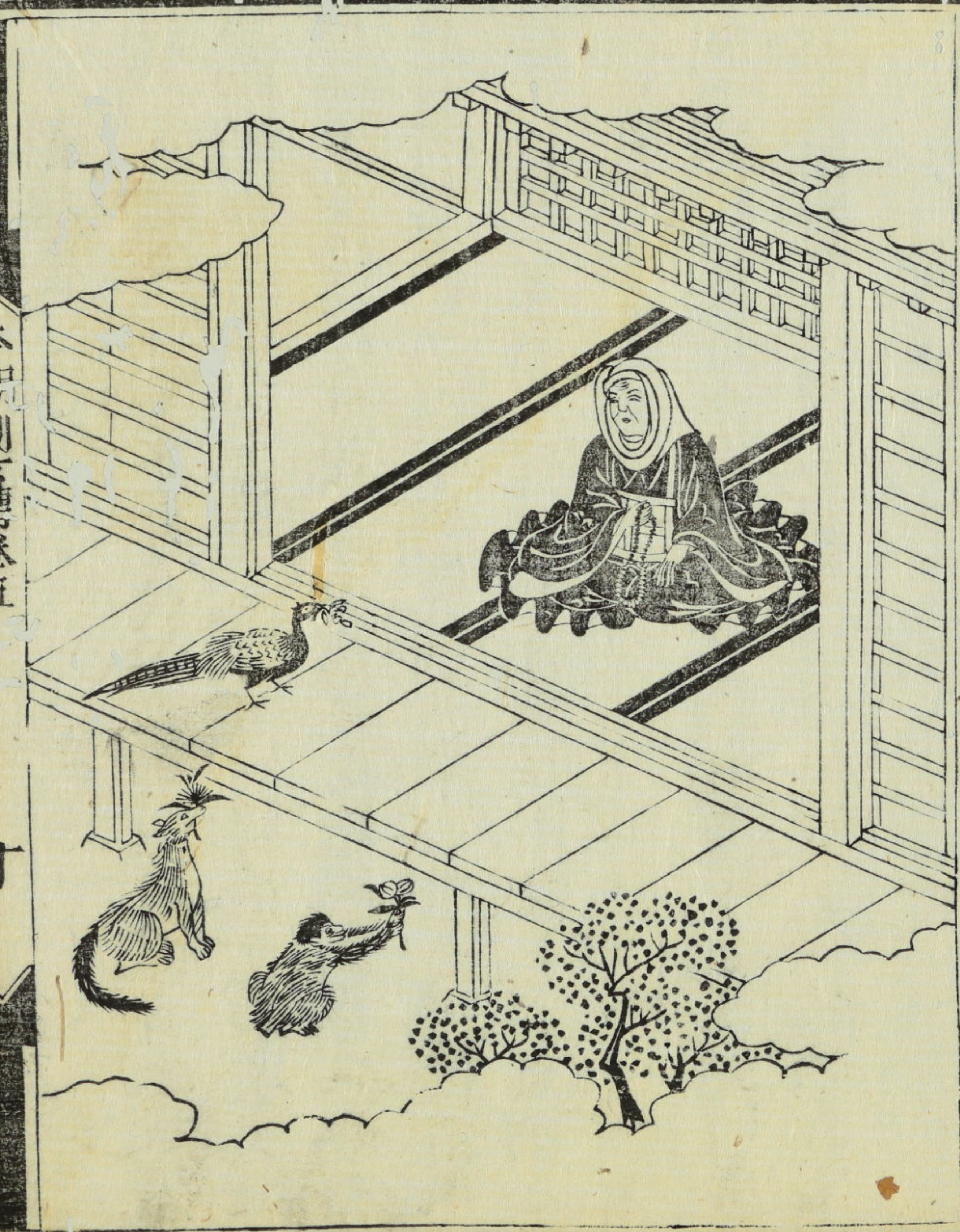
願西尼

願西尼者。和州葛木郡人。父卜氏。正親母清氏。源信法師號惠心之姊也。稚染以來。精持禁戒。讀法華。粗解深義。衣僅蔽身。食可接氣。所受施利。普與孤獨。嘗見普賢菩薩降室。又得觀自在摩頂。山鳥野狐。常來捧果供。寬弘年中。入寂。讀法華數萬部。

頌曰

噫願西尼 人皆稱竒 略解佛經 學成切瑳  
菩薩得見 禽獸獻菓 素行確乎 勲修豈惰

願西尼



安養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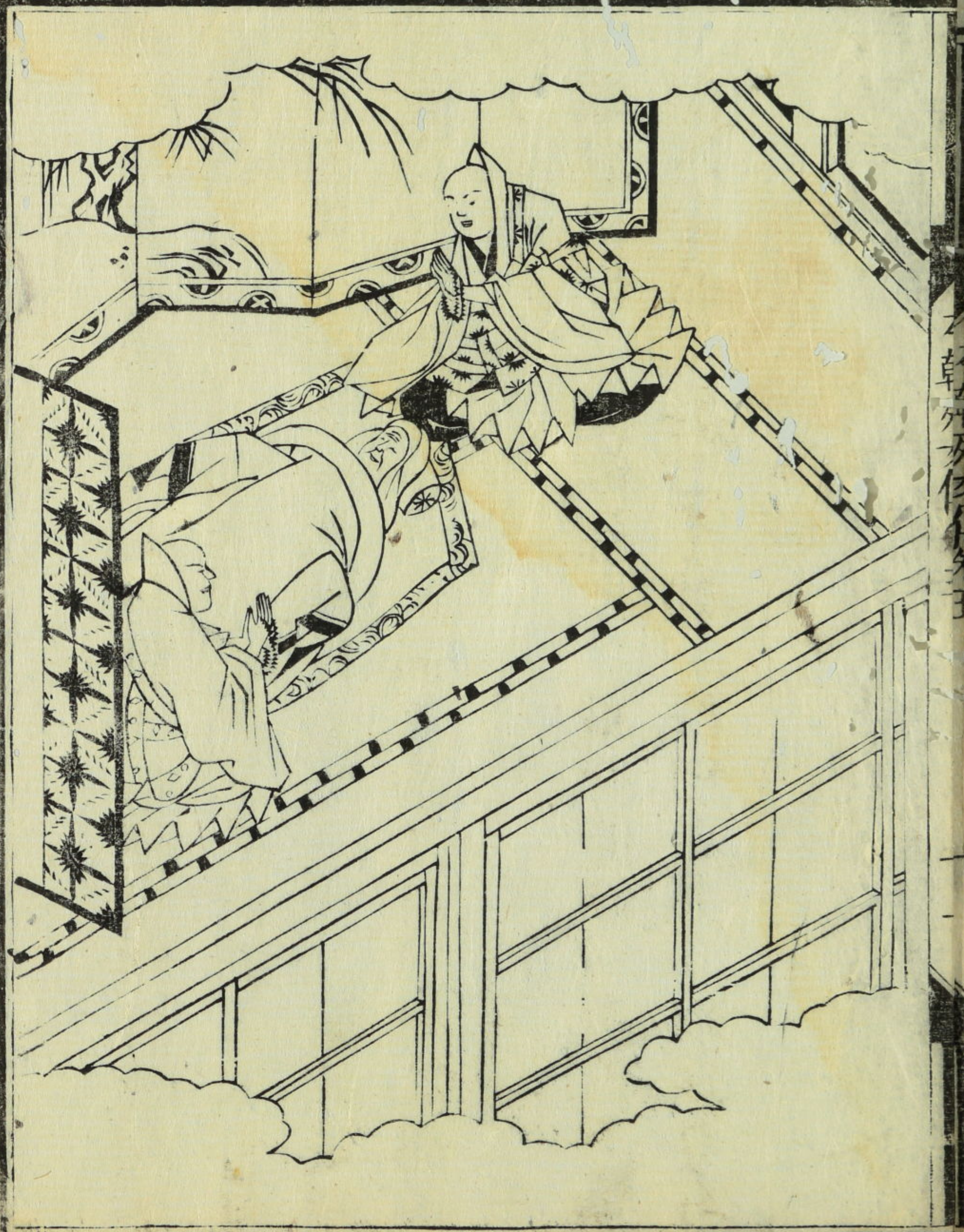
安養尼者又卜部正親女也初嫁入即夫死寡居祝髮隱于小野山安置地藏像朝夕拜敬或夜夢地藏告曰可導汝後世敬而勿怠尼夢醒而歡喜不少自是以後修行益固尼將死紫雲靡空天花交下遂如睡而死此尼雅言兄源信法師曰我病起將死則必訪來而勸于我佛意此時信偶在台嶠聞尼之病革既疾步到西坂本告尼之易篋信太歎漸行則氣絕信疾痛未止舉屍於脩學院勝篋庵乞法救篋持念護身誦不動咒信念地藏咒咒數十篇尼便蘇信不

狂感喜三起拜篋篋笑曰我十四出家學台教一日宮中與叟對論我屢滯澁返睿山白師曰願捨顯入密師諾之修練精苦早得靈應昔年宮論之恨今已消矣信又笑謝於是尼語曰不動地藏二佛引我左右手還自冥途厥後經六年而如素懷聞信之教誨如睡而死吁不論命與數臨閻羅王廳而又蘇生矣義之驗德世以奇之

頌曰

惟此發婦 誰轉誰垢 兩僧疾首 二佛攜手  
自閻廳回 在人間久 死生有命 卒負山走

安養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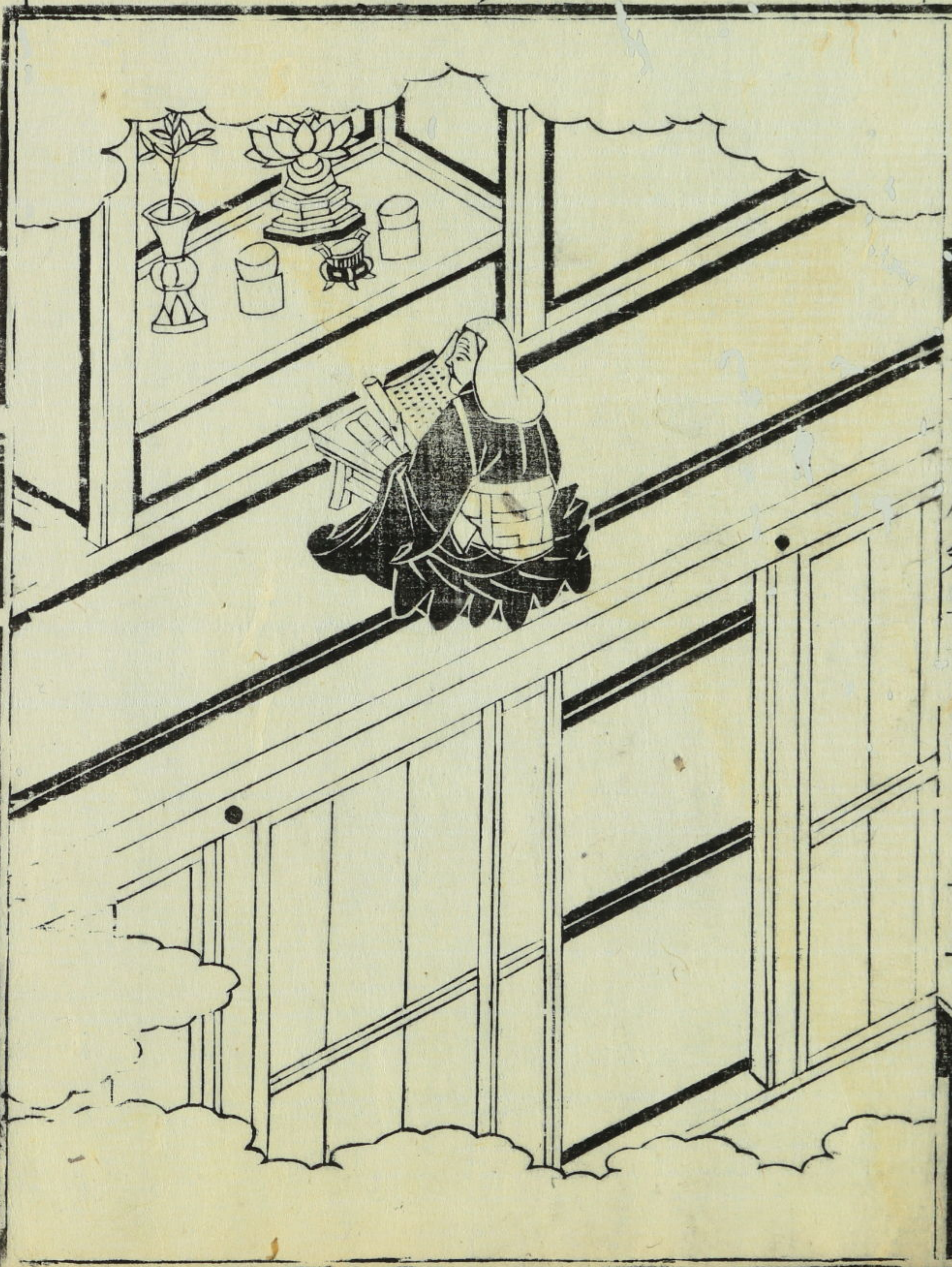
釋妙尼

釋妙尼者睿桓法師之母也。除粧飾後堅持戒律。汗手不執瓶。卧足不踏西。大小便利皆避西方。未嘗無衣而出佛前。讀法華。唱彌陀。常夢本佛語曰。我是彌陀護念汝。正曆三年。端居而滅。讀法華三千餘部。

頌曰

僧睿桓母 歸仰佛久 戒律能持 東首不苟  
誦四七品 終二千部 料知死去 位獨尊右

尼妙釋



本朝列女傳卷五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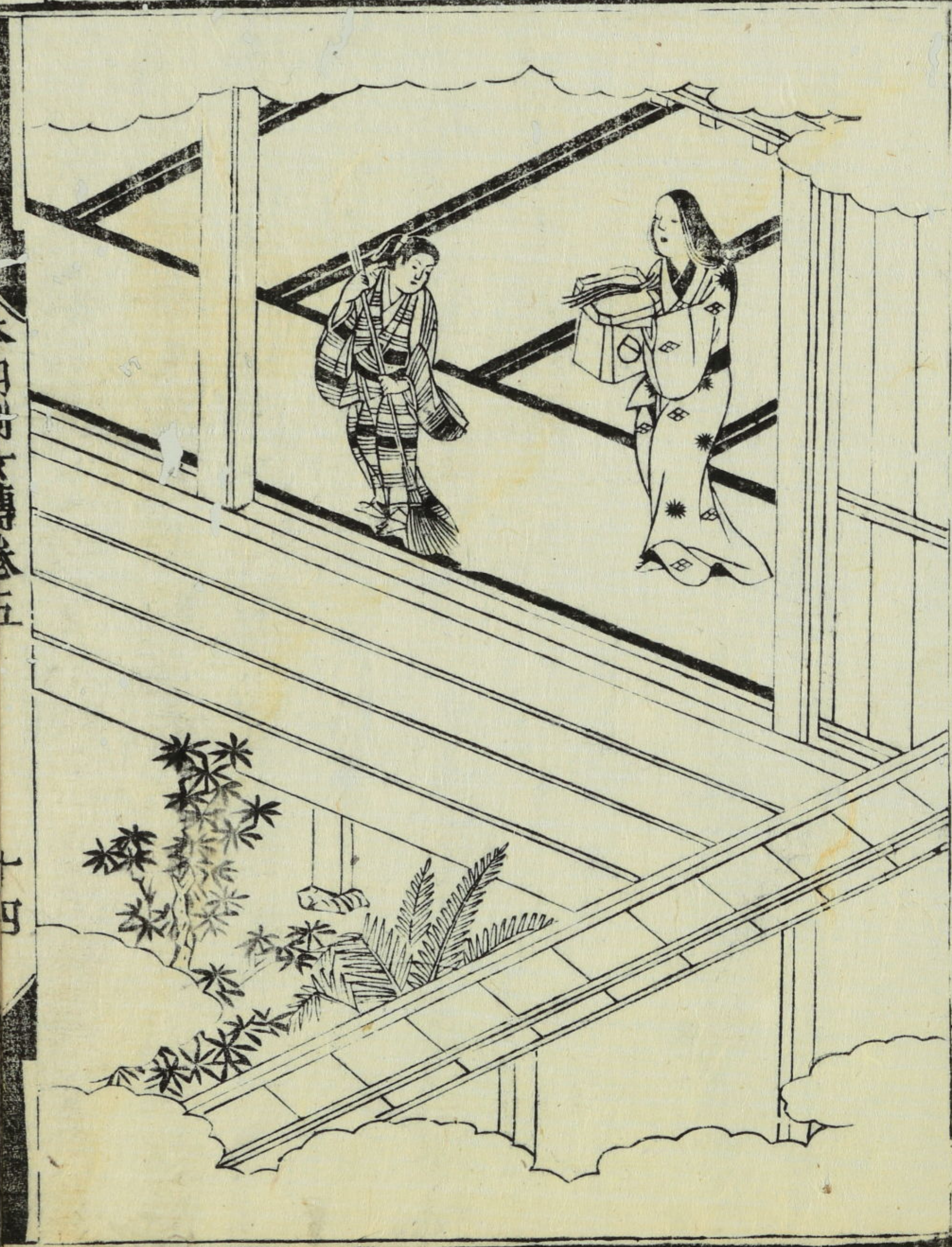
洛陽負女

洛陽負女者未詳其姓氏京師富家之妻也夫有東關之行既歸鞭之日攜一美女來馳使於路而言婦曰我自東關求得一妾而來也人定意志不快乎急可出去妻更無怨恨之色和氣充溢曰夫婦之道德音不違則可以與君同死今我色衰愛弛而不得於夫君是我德之缺乎則謂酒肴設盛饌如待賓客而去新昏聞之大愧而語潘夫曰先婦是當世之負女也如何出負淑之先婦而不肖之妾獨執箕箒於夫君家哉願居妾於別室而納先婦於正室嫡妾易位

本朝列女傳卷五

十三

洛陽貞女



尊卑不明家不齊之徵也不然則妾不能奉于夫君  
強而誓言於天神地祇特淫夫伏理更呼回先婦於  
是妻妾無忌妬其交如姊妹家道益正

頌曰

妻妾同居 志亦同行 心如魚水 恩若弟兄  
混妬媚意 矯淫夫情 噫能化人 終為三貞

本朝列女傳卷五

洛陽貞女傳卷五

一四

吟雨婦



吟雨婦

吟雨才婦者未詳其姓氏爲夫所棄既欲出時霖潦  
 浩庭除夫曰且俟風止雨霽可去於是婦吟和歌曰  
 降波不禮不零波布羅儒不降登氏登手毛乾留袖  
 奈羅波古曾淫夫大感其情厚謝遂留其婦求相和  
 而閉門正而子孫多矣

頌曰

陰陽乖背 男女不和 毒霧散漫 怨雨滂沱  
 得性情正 有自然哦 克和夫婦 莫宜和歌



野州貞女



野州貞女

野州貞女者執巾櫛於夫家而年尚矣一日潘夫嬖  
 新昏新閨房使居之財產器用悉贍新閨舊婦家只  
 存一馬槽雖然貞婦猶不嫉妬經數日馬槽亦奪取  
 之於是貞婦詠倭歌曰舩毛伊麻麻可知毛見閉志  
 今日與利茂憂世間遠伊可氏和多羅咩使婢言之  
 時潘夫大感大悔而離新昏而睦貞婦末以相和

頌曰

吁野州婦 惟順惟賢 防愚之道 正已爲先  
 歌感一夫 盟期百年 與鮑女宗 同行比肩

大和義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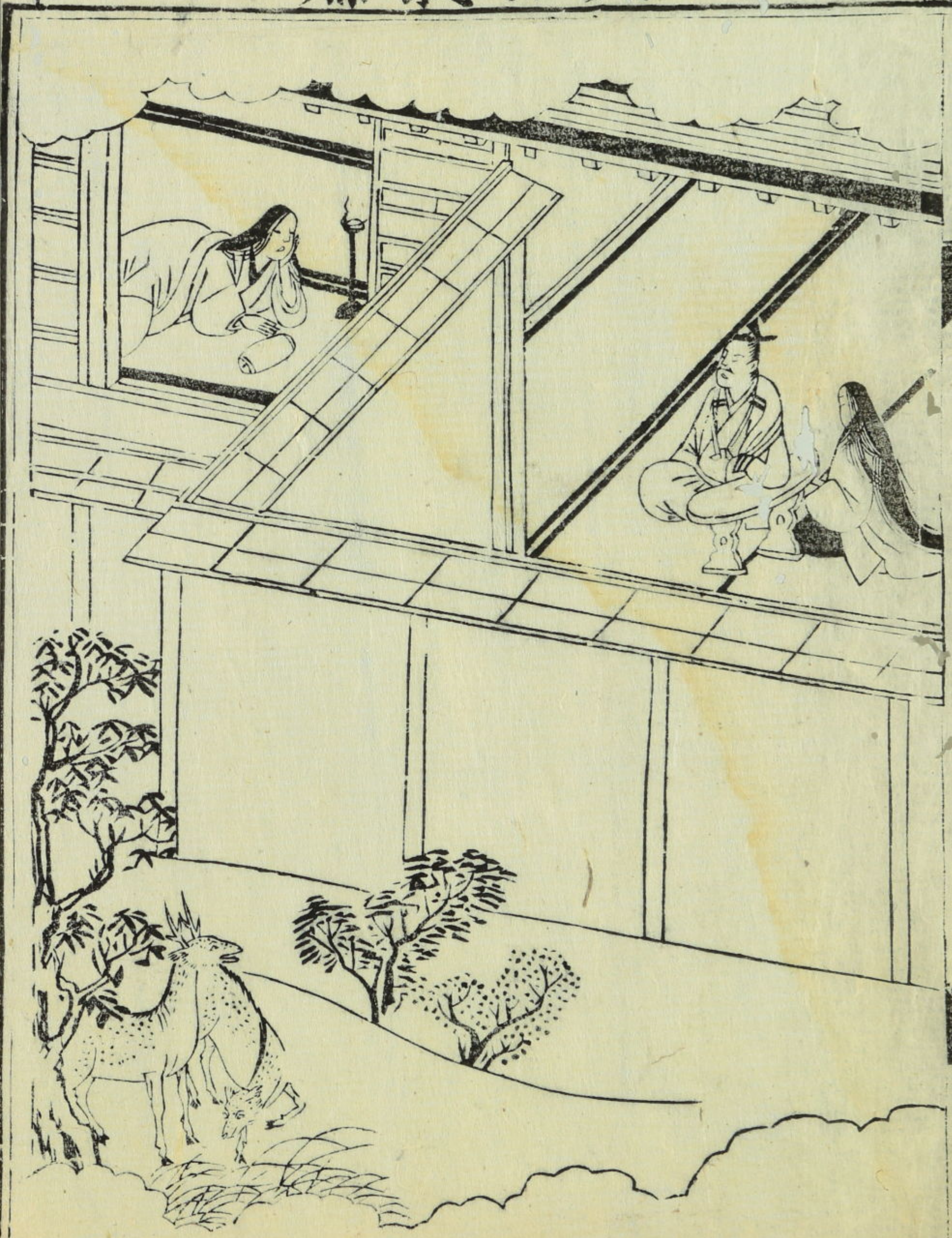
大和義婦者未知其姓氏自結帨施顰善行婦德時  
良人嬖幸一妾比閨房而居貞婦全無忌妬之情嘗  
挑孤燈終夜不寤時有啾啾鹿鳴良人隔壁語義婦  
曰唯今聞鹿鳴否義婦曰聞之良人曰如何聞焉義  
婦誄倭歌曰我毛鹿鳴氏曾人爾戀羅禮志今古曾  
餘所爾聲遠而已幾家良人歎息曰吁是示之過也  
忽放黜新婦而終續絃相和琴瑟卒為偕老

頌

有潘奔人 木不安宅 兩房相比 千里惟隔

啾啾鹿鳴 豈燕賓客 男女卒和 歡樂滿白

大和義婦



證空母

證空母者未詳其姓氏證空事三井智興與有病醫  
治不效時膳部郎中安晴明究陰陽術權生死柄其  
徒乞救晴明曰法師病不起而我有秘符若以人相  
質其方可試初興之徒患興之疾者多矣皆曰我等  
若有命之可代者亦不辟焉及聞此事蹙縮而不應  
空謂爲法捨身太士之常况貧師死我何遜乎便報  
安氏同侶無不嘆伏空曰我尚有一母年甚老矣若  
不往辭恐懷愁恨我又欲一見赴死耳乃往母所陳  
事母曰我老命在且暮唯憑汝汝其先我乎然思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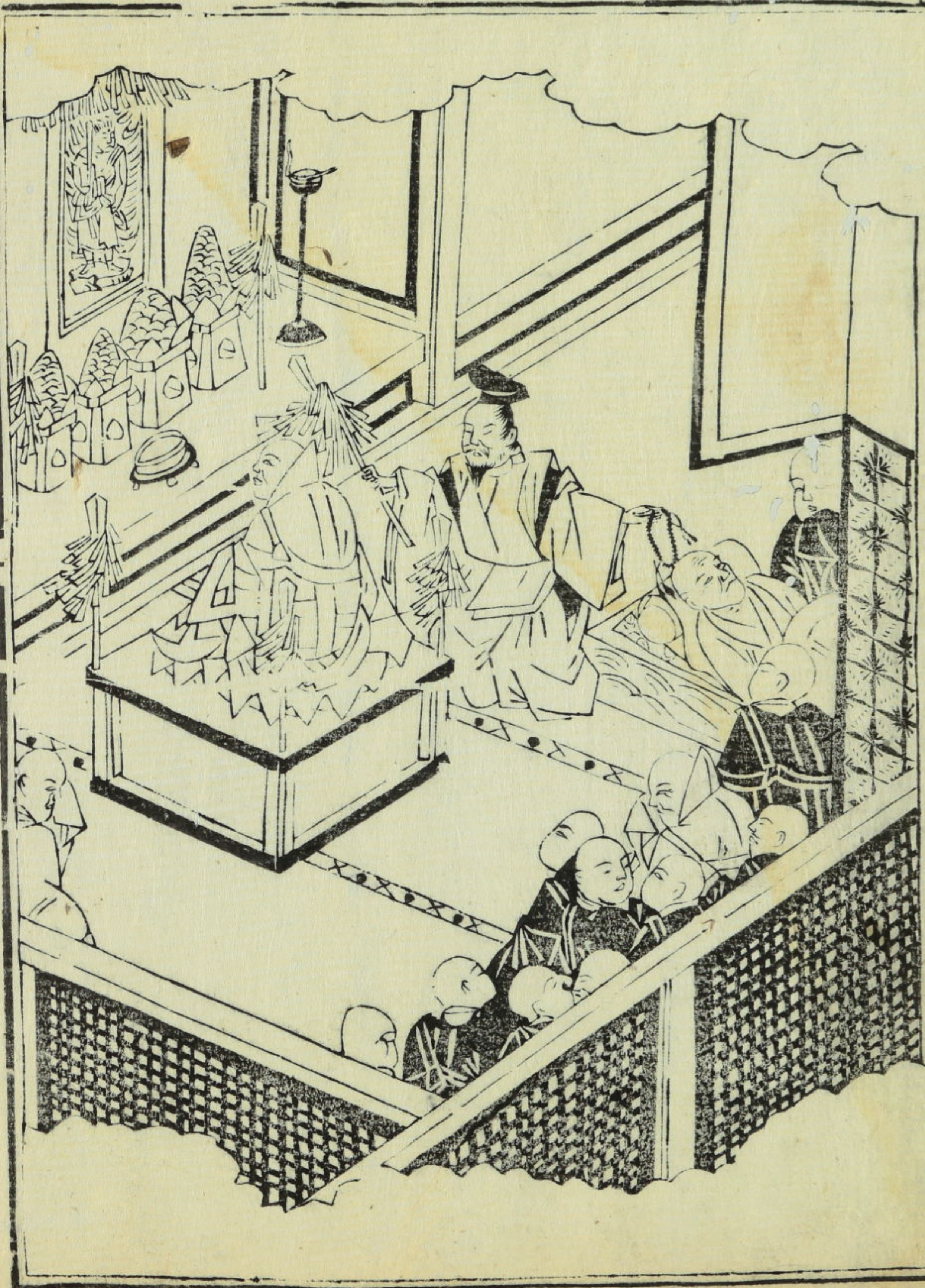
生登師雖死不遺妾於地下矣如汝勇勤我欽歎之  
空歸房安氏施方與疾立愈空早受病身心惱逼空  
生平持不動尊此日非夢非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  
取死我豈不換持者乎空感喜禮像孰見其像似有  
病質淚滴在眸應時空疾即痊都下傳為奇事其畫  
像淚痕如新後又不滅世號泣不動尊門屬秘授今  
尚存焉

評曰。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  
也。故三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  
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證空善識之。母亦知之。

頌曰

智興疾病 弟子請禱 安氏有術 門人憚死  
證空報師 不動苦惱 克知生三 賢哉母媪

證空母



勢州尼

勢州尼者未詳其姓名少而孀居山中唱佛號事香  
 花其身瘦羸遍體污垢甚醜甚臭常流淚而念佛蟻  
 虱生膚敢不去人皆曰信佛則可也遍身污垢臭氣  
 不可近何也尼曰我雅為寡婦形亦不醜春秋尚富  
 恐有行露之難乎故今誰適為容時流淚唯懼生死  
 一太事也眾人聞之吁真佛者也里人憐之送水救  
 而令聊生一日尼告人曰有人問我我諾之待五日  
 故村人五日勿問我村人嘲之曰吁彼尼誰言信佛  
 者言行終始不一必是招潘夫歟不全晚節舉世惡

勢州尼



之厥後經四日身尚有念佛聲至五日曉天念佛聲止  
 人惟開戶視之則面西合掌如無而死

頌曰

勢南女釋 節義惟新 身雖有垢 心全無塵  
 本非柳下 豈如魯人 似黷而貞 且哉及辱

則任妻

白鳥八郎則任行任安妻者未詳其姓氏康平五年源賴義征與州安倍貞任宗任敗之弟則任見虜到京師其妻痛心傷臆曰君赴京都必被誅戮乎安獨居國而在命何面目矣懷抱三歲嬰兒而登高嶽投身而死則任聞之告官軍曰我忍耻而降源兵依有意念也今不忍視妻孥之死奚俟後昆之謀略哉願汝等殺害我官軍皆笑不肯則任瞋目而叱之自觸巖石頭顱破碎而死國人崇其靈稱白鳥明神世廟食之

頌曰

嗚呼勇哉 則任夫妻 心無狐疑 氣有虎勢  
頭觸石死 身投谷壙 節義稱世 廟食千歲

則任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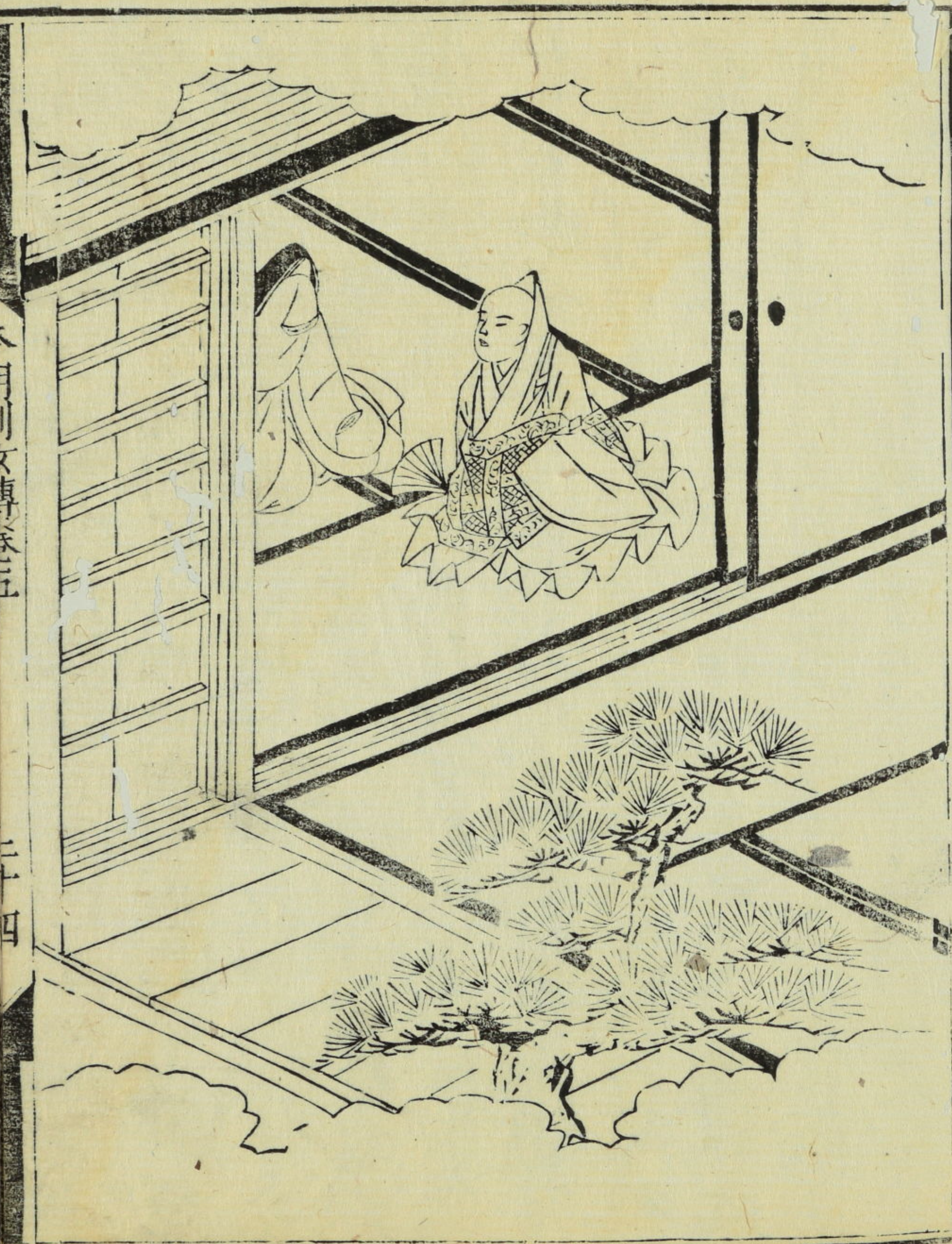


成尋母

成尋法師母者未詳其姓氏。成尋姓藤氏。簪紱之貴也。事石藏文慶。稟密教。為救法。欲入宋。母為設祖道。詠倭歌二首。曰。消加開利。露乃命波。奈加羅邊。天淚乃珠。曾止止。目和比。奴留。又唐土邊。行人與利母。止止。麻里天。加羅幾。思者我曾。麻佐禮。留尋。既發京師。良到筑紫。逢善風。浮文鷓。之日。寄一封。於聖善。經數月。而母視之。歎息。又詠一首。曰。我袖爾。加加留。淚遠登。登目置。天舟者。長閑爾。漕也。行羅咩。又逢視。止思心者。深禮登。我也。泣泣。不待奈里。奈咩。延久四年三



成尋母



月乘宋商孫忠船著蘓州界登天台遊五臺神宗召見延和殿賜紫衣絹帛尋臨終頂上放光三日不滅漆全身安傳法院云

評曰。我讀成尋法師母之歌。廢之歎曰。嗟乎成尋之遠游。救法而不得已。亦可也。我亦遠游之客也。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能使母無憂。如不孝之罪。何。

頌曰

成尋遠遊 最有離憂 兩地千里 一日三秋  
遠求師範 本非俗流 豈安在外 狐尚首丘

華本

華本者日向國鹽田富人<sub>之</sub>女也貌容甚美國中欲娶之<sub>之</sub>父擇對不聽深置後園屋有年矣一夕男子來年可二十餘與女私語遂通焉男夜來夙歸如此踰月侍婢告父母父母問女女有愧色然不知彼男所從來母教女曰彼人來而曉還時以針貫<sub>其</sub>環刺男衣襟其夜男又到女取針係其領翌旦告事父母指絲<sub>之</sub>遠日向豐後之塚<sub>之</sub>嶮嶽大窟窟中有痛吟之聲聞者大恐父母及女立窟前問焉答曰吾是華本之男也今曉針中吾願痛疼甚吾將死不可又見女

各見其形於是窟中大蛇出頭甚可畏也其長不可知也匍匐遂死穴中是即<sub>之</sub>嶮嶽明神也女有身果產一男形健善走脚多<sub>之</sub>胼胝人號曰<sub>之</sub>鞍大童大童五世孫曰尾形三印伊能伊能身有蛇尾迹故名尾形<sub>作</sub>壽永二年伊能起兵豐後到大宰府與平氏相戰者子孫存于今

評曰華本也與楊天成一女略同蓋鬼胎也惟華本不待米人不期谷手可謂之媼婦且事法性異雖不可列妻女之班然其非并書而不匿亦古良史之遺意也如<sub>之</sub>衰敗則存其人且夫姜嫄見巨人跡履之而生棄有<sub>之</sub>娥氏吞<sub>之</sub>玄鳥卵而生契此異朝之奇事也城北出雲路小女取<sub>之</sub>鵬羽流矢產<sub>之</sub>男子<sub>之</sub>倭迹速<sub>之</sub>姬交接于神有<sub>之</sub>櫛笥小蛇此本朝之怪談也夫<sub>之</sub>鞍大童之事未可臆斷其無也大巴貴神潛

本華



通高玉依姬著針于亭玉卷縣神人裳認其絲  
 篋三諸山與華本之取針係其男領又同日之談  
 也身有蛇尾迹故名尾形末昌志所載西南徼  
 外有濮人。生尾如龜長三四寸。亦可并按矣

頌曰

怪哉華本 容貌婉婉 挑一男來 逢巨蛇蛟  
 開戶不鎖 操絲認返 生子有力 能馳峻坂

阿都磨

阿都磨一名衣川袋婆母洛人居與州衣川又歸于洛故世人號衣川老嫗其女阿都磨嫁源左衛門尉渡而當世之一美人也時遠藤武者所盛遠窺見彼妻之美神氣蕩喪不知所待遂有殺夫奪妻之志以實告其妻妻詭譎曰某夜可入我室而殺我夫然則我爲君執箕帚盛遠大喜投暗單刀直入刺其夫獲首提出而檢之乃妻之首也盛遠感妻之貞潔而撥喪身之禍且悔且泣祝髮爲僧改名文覺年十八修歷靈區後回上都至城北高雄山寺院宇朽頽榛莽

地路覺以謂昔弘法大師與八幡大神親於此地唱和密乘况寶字神護之間國祚有虞故大神託和清建精舍是以光仁帝號神願寺天長帝改今名近世王室艱厄恐此寺圯廢之所由乎我雖居方外皆王民也斯地之廢一諦之亡也於是乎發憤竭力於修營乃作化疏普于諸檀一時入保元上皇宮奏幹事適官宴絲竹迭起羣臣歌舞不遑以聞覺性強直以爲侍臣沮沮也便近宮闈捧疏呼稱覺聲鹿大絃歌錯紊上皇大怒付廷尉獄又竄豆州始武衛將軍源賴朝自末曆貶屏此邦逐客放臣羈旅艱窘聞覺新

謂逃虛足音猶得一足况故都名僧鄉情可據就而  
謁且曰父祖受官誅身錮遠黜願以我髮煩師手可  
哉覺熟視曰公必領天下兵馬之權不可失也自此  
益狎治承之末源公奉詔伐平族至文治始盡殪元  
曆帝賜元帥之任果如覺言以故與源帥善神護之  
構復不久而成源眷日渥道福倍盛又修東寺一寺  
之修營覺之力居多覺耐苦行他人不及嘗在那智  
山發大誓七日立瀧下時臘月頭髮皆凍瀧水觸之  
其聲瑤然過三四日膚射通沍氣息已絕而身不頽  
忽一童兒來以手摩覺自頭至脚其手甚暖覺乃蘇

問曰何人對曰不動尊使我保護師耳言已上天覺  
益勇健謂明王加我我豈慮命從今增日盈三七然  
其後瀧水煥如湯又無寒苦覺受瀧水竟三七日其  
責豆州誓曰我若成神護之修波上舟中至豆州不  
言久近不敢飲食而命不終或又溘焉營復之不成  
也營復之不成也生何如死經三旬著州上遂無飲  
食云

評曰按劉向列女傳所載京師節女與阿都磨義  
氣節烈略同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  
仁此之謂也  
贈餘雜錄曰余謂京師節女一死全八夫盛遠  
所欲之妻一死全其夫丹心射斗牛義氣貫虹霓

阿都磨



千載之下。使<sub>レ</sub>人悲<sub>レ</sub>慟<sub>レ</sub>。嗚呼。世之不待<sub>レ</sub>媒<sub>レ</sub>梯<sub>レ</sub>之<sub>レ</sub>言<sub>レ</sub>。街賣桃李之色<sub>レ</sub>之婦。聞此。豈不<sub>レ</sub>泚<sub>レ</sub>干<sub>レ</sub>其<sub>レ</sub>頰<sub>レ</sub>哉。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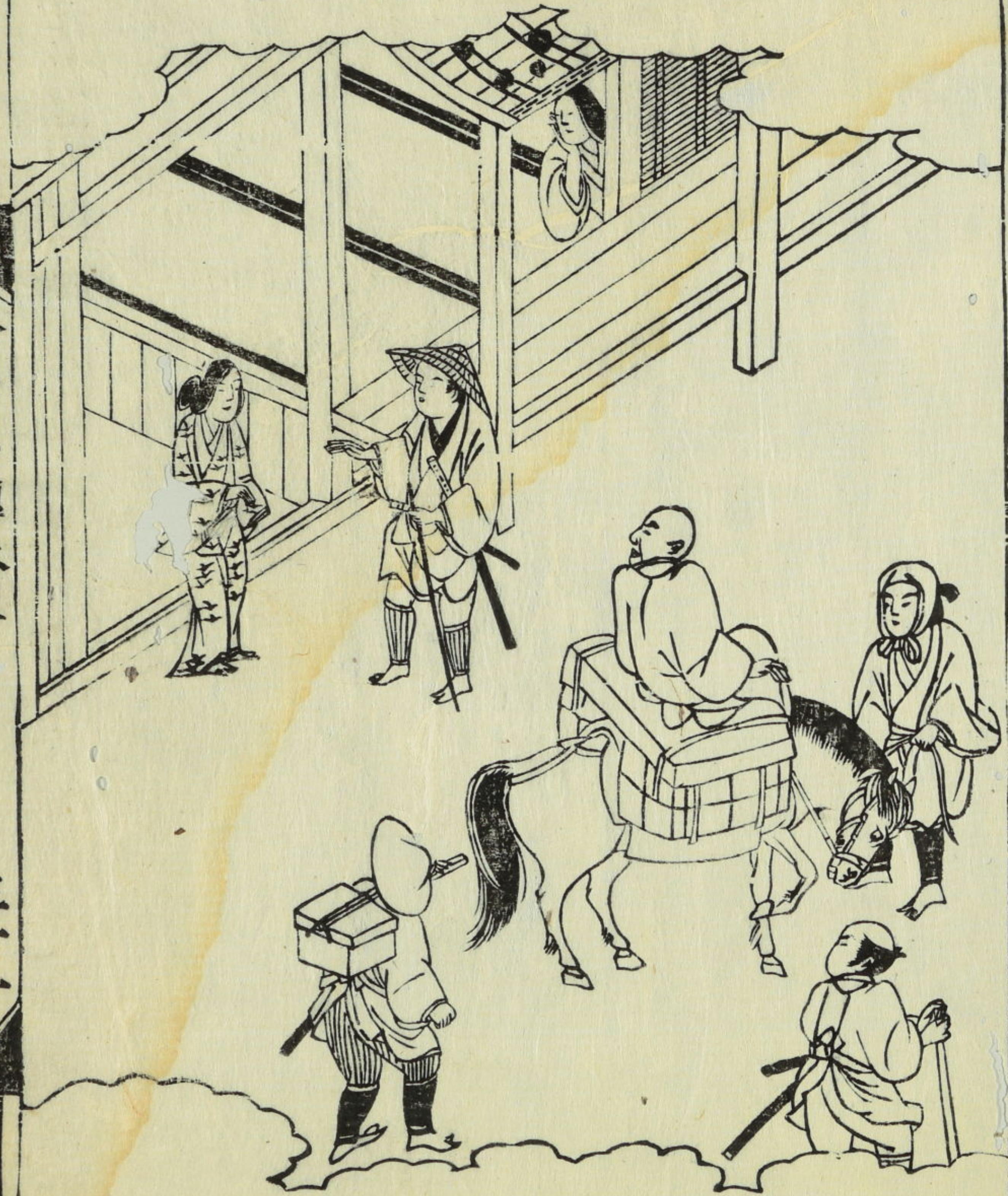
嗟阿都磨 義氣飛揚 一女致死 兩夫免殃  
如彼盛遠 雖不明良 他日改過 鐵心石腸

駿州婢

駿州婢者洛人也。文二年中，與州有人讓家於嫡子。自剃髮爲江湖散人，爲造立佛像，納黃金五十片於囊，掛之領，詣京師路。憇駿州原驛時，炎熱如座，甌故且浴水於旅店，忘弃金囊。出而到菊河，忽想回，大驚。縱今歸往原驛，雖搜求亦旣爲人寶，千悔無益。明發不寐，惘然上洛。且刻佛像，施彩色，力不足。旣欲歸鄉，里路亦經原驛。僕指點曰：「足下浴水之店是也。」散人回顧而過，時一婢視之，出曰：「客謂何事乎？」僕曰：「我主人某月某日，憇此店，忘而弃一物，婢曰：如何物哉？僕

曰：云云。婢曰：我拾得其物，則出於懷中，與之主人封印如元散人，大悅，感激其廉直，願與黃金十片。婢曰：我欲十片，則不告而私五十片，身素雖爲街童，市子心不商賤庸兒，何可受之乎？散人益感從婢之意，念卽回踵到京都，彫色佛像，經數日，歸至于原驛，問婢女之素生於店，妻店妻曰：斯女產于京都，今偶來三年于茲。散人曰：我內子先死，又鰥也，家素有畜，全不貪處，女受室否？店妻告言於婢，婢曰：父母在洛，使婢不受教而隨客，是奔也。客安用之？散人大慙，不言。於是店妻爲媒，人遣書於婢父母，于洛婢父母大喜。

駿州婢



諾之店妻奉禮散人聘之而後俱共之與州爲巨福家之妻。

頌曰

駿州婢女 器不可量 寡欲有廉 陰德報陽  
 利令智昏 智明斯娘 問善以通 終正三綱



清水氏母

清水左衛門尉母孝丸條氏政家臣清水上野介之妻也一日妻女詣山上社路偶遭一牛負米而陷後兩脚於深谷牛童驚懼而斷繩脫鞍欲牽出則必牛恐墮谷其危不可言救之亦無術時妻女視之而不可堪陷于死地之慘恒即下於肩輿不愧人之觀焉不脫米囊鞍橋入左右手於牛腹下輕舉焉安穩置之中路諸人鼓舌驚目誠當時之豪婦也子左衛門尉亦受母之血肉而強力之士也

評曰。清水氏母者力如巨鼈氣似於菟惜哉與巴疑冬同時而不角力矣是非吾所取膂力取愛物

之仁而聊志于此

頌曰

有豪婦人 清水母乎 力如巨鼈 氣似於菟  
仁及一生 於人盡俞 不稱其力 如勝匹雛

清水氏母



本朝列女傳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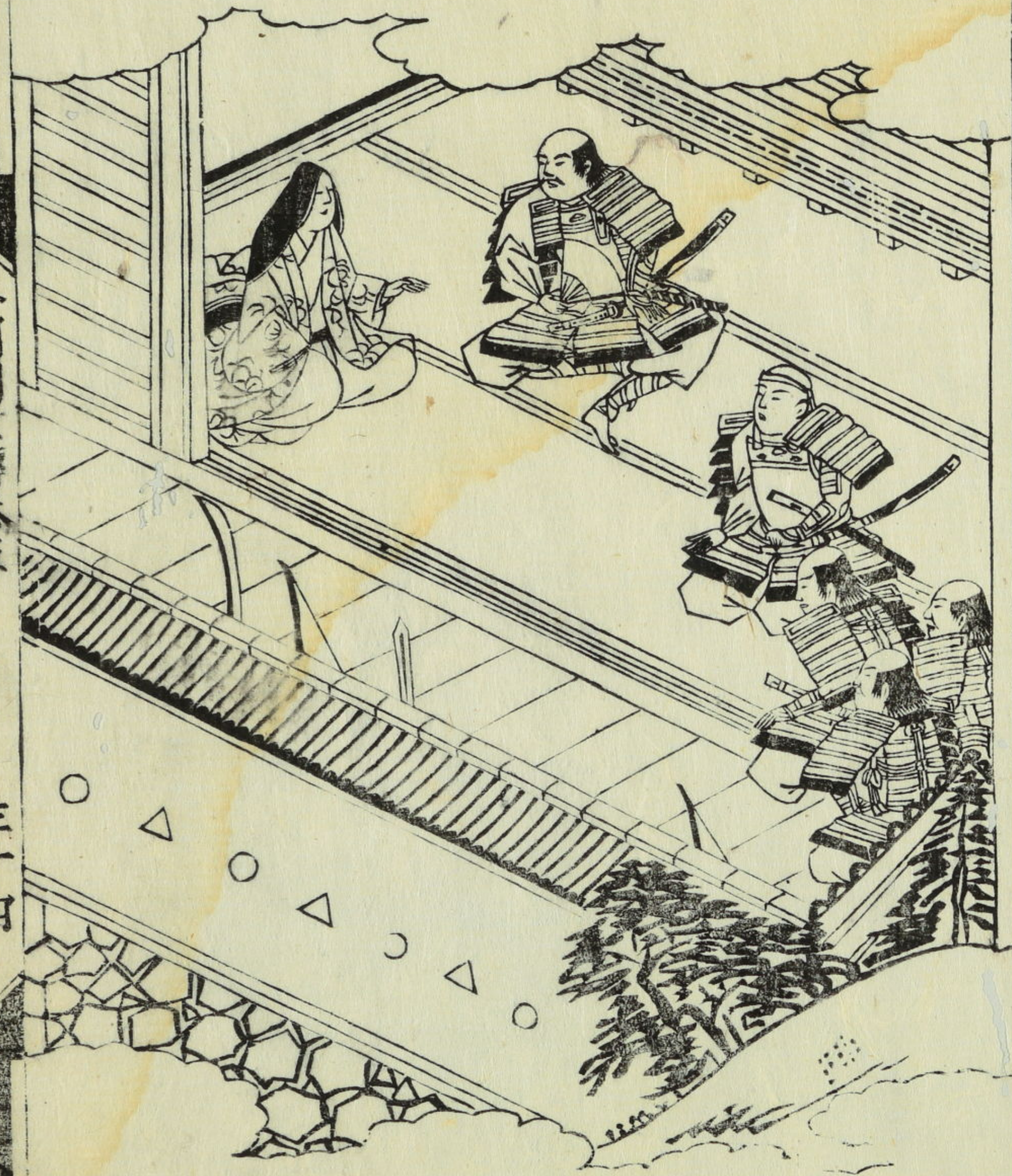
松田氏妻

松田左近將監之妻者佐佐木尼子伊與守經久女也其子早死嫡孫右衛門尉晴久其子伊與守義久世雲州之魁首也永祿元年毛利元就侵雲州先鋒圍鳴根郡白髮城攻倍臣松田一族數月不拔於是謀國中降元就之士使不門西堂松田一族略和議松田之族應之否未決松田妻曰昔時元就與兄晴久約成而忽變是後車之誠也卿有智謀則何不思之乎我雖為女子不可降于敵同死城中以見先考可也衆皆肯時元就急攻之而城陷

本朝列女傳卷五

三十三

松田氏妻



頌曰

尼子女子  
無約請和

嫁松田氏  
知謀守陣

全婦人德  
城陷而死

有將帥儀  
義舍之誰

本朝列女傳卷五

三十四

本朝列女傳卷五

三十四

越前節婦

越前節婦者朝倉左衛門佐日下部義景家臣之妻也。義景為信長所梟首，信長軍士剽掠越州村落，有一女容色甚美，年十七八，軍士捕之，驅迫以前，女子涕泣覆面，軍士且憇民家，女子請筆硯，書數行，袖之，陽為出遊民家後園，即墮井而死。軍士方驚駭，舉之，屍手握一封，眾恠之，而發見之，則有歌曰：世爾經奈波，無由雲母覆，奈牟伊佐入氏麻志山，乃端農月人見之，淚滔滔，承睫稱其貞烈。

頌曰

越前節婦

忽逢驕兵

節烈致死

死亡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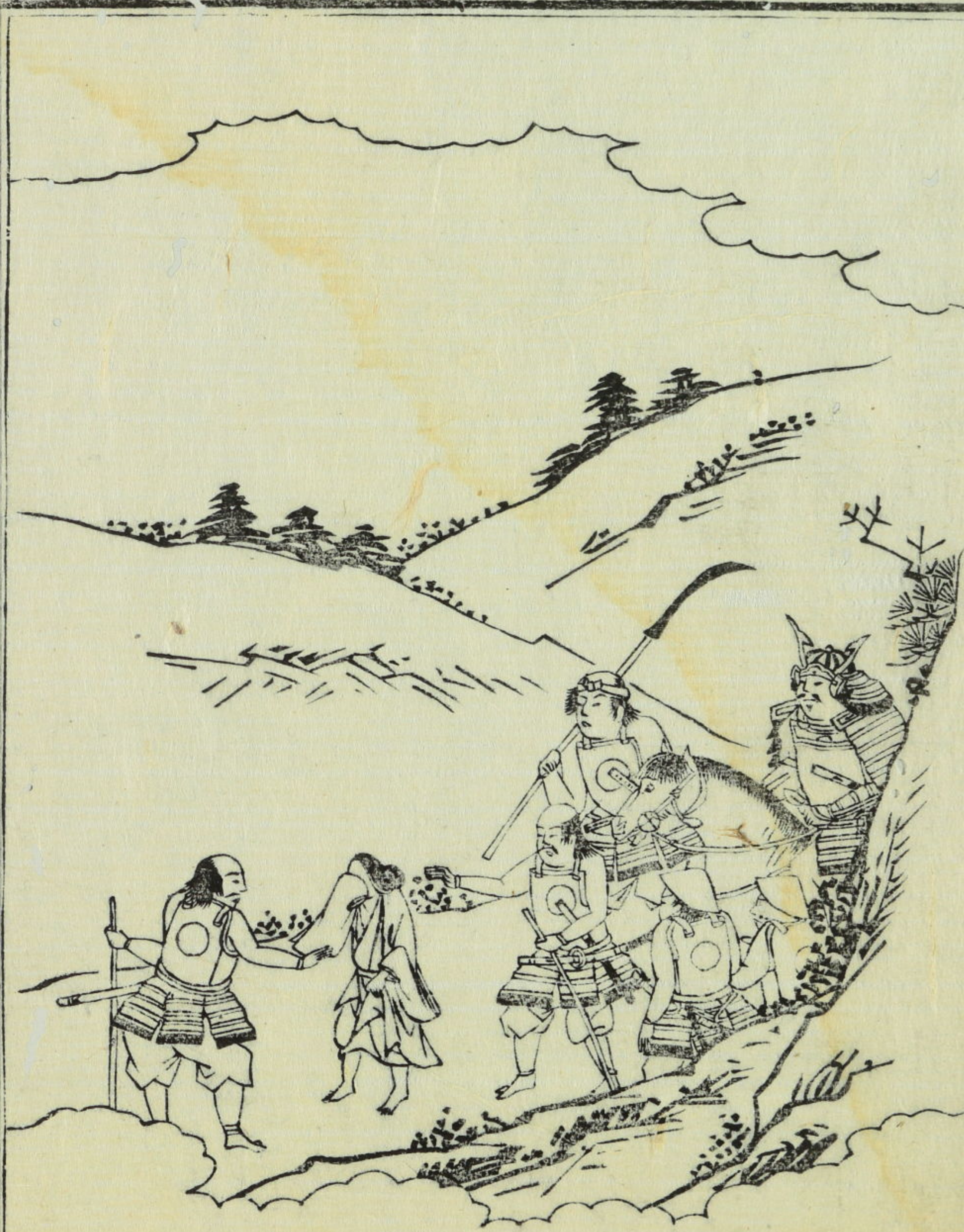
三十一字

能述其情

竇氏長女

永齊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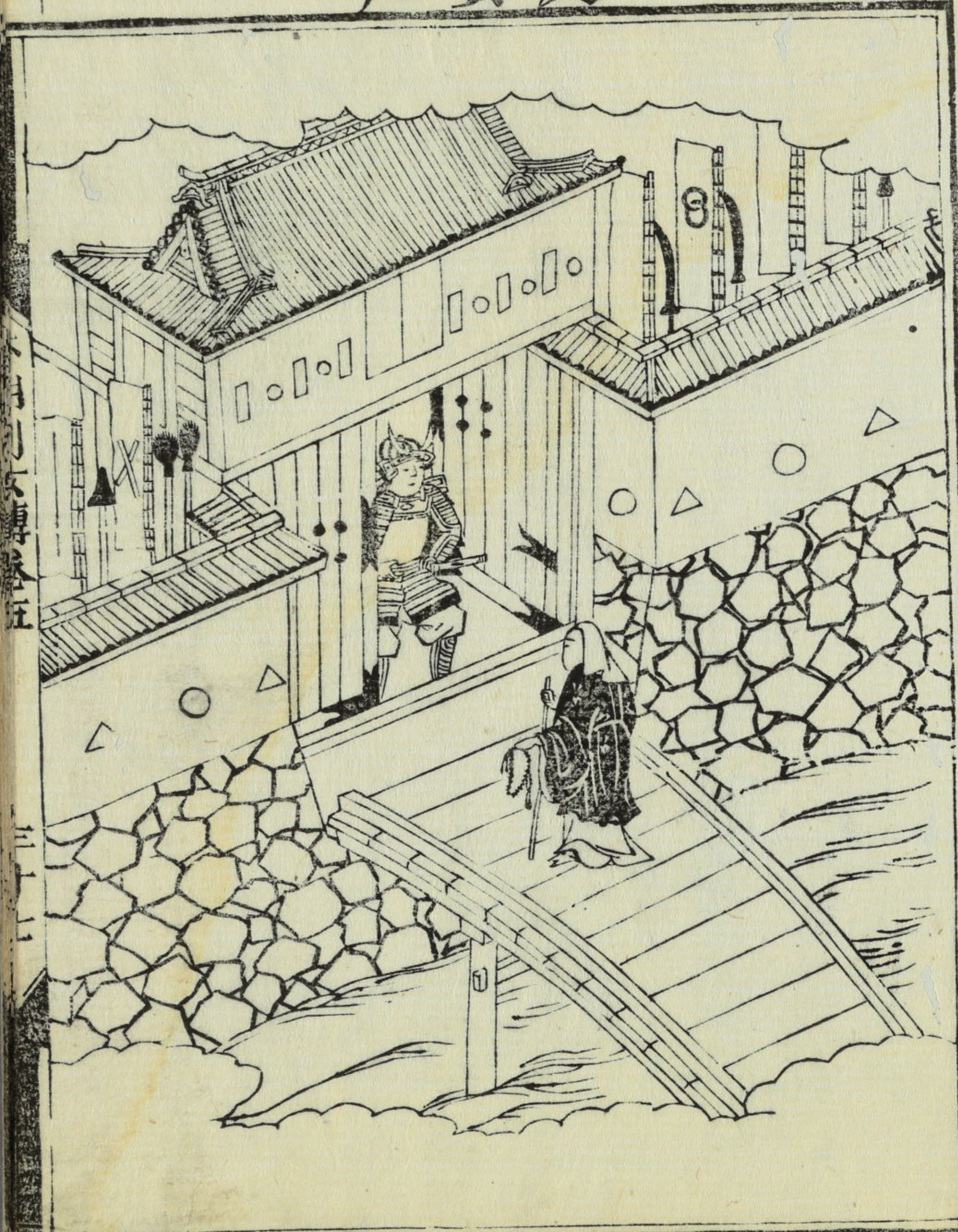
越前節婦



慶寶尼

女釋慶寶者星合左衛門尉女也年十六嫁人良經二年而夫病而死于家其間敬事于舅姑湯藥于夫君日夜不怠為寡婦而後祝髮號慶寶時年十七貞烈之婦也老而尚不怠守節故當時隣里鄉黨哀憐之各每諱辰供一飯天正十二年夏四月瀧川下總守勝雅日置大膳亮等其餘鼠竄鷲伏之徒群聚于勢州松嶋城而反既四十餘日羽柴美濃守秀長攻之不拔時慶寶尼憐瀧川日置之哀困且糧之匱乏一日到秀長之陣曰守城將是吾亡夫之主也願使

慶寶尼



主及諸同寮免兵刃飢餓之艱難遂調和議秀長許  
 之慶寶往還于兩陣忽止銃砲之星退戈戟之霜通  
 主客之情而卒事成矣人感其才

頌曰

慶寶女釋  
 怡顏解患

世稱其貞  
 救人行成

孀居茅齋  
 慈心一發

遣還柳營  
 為城下盟

與村氏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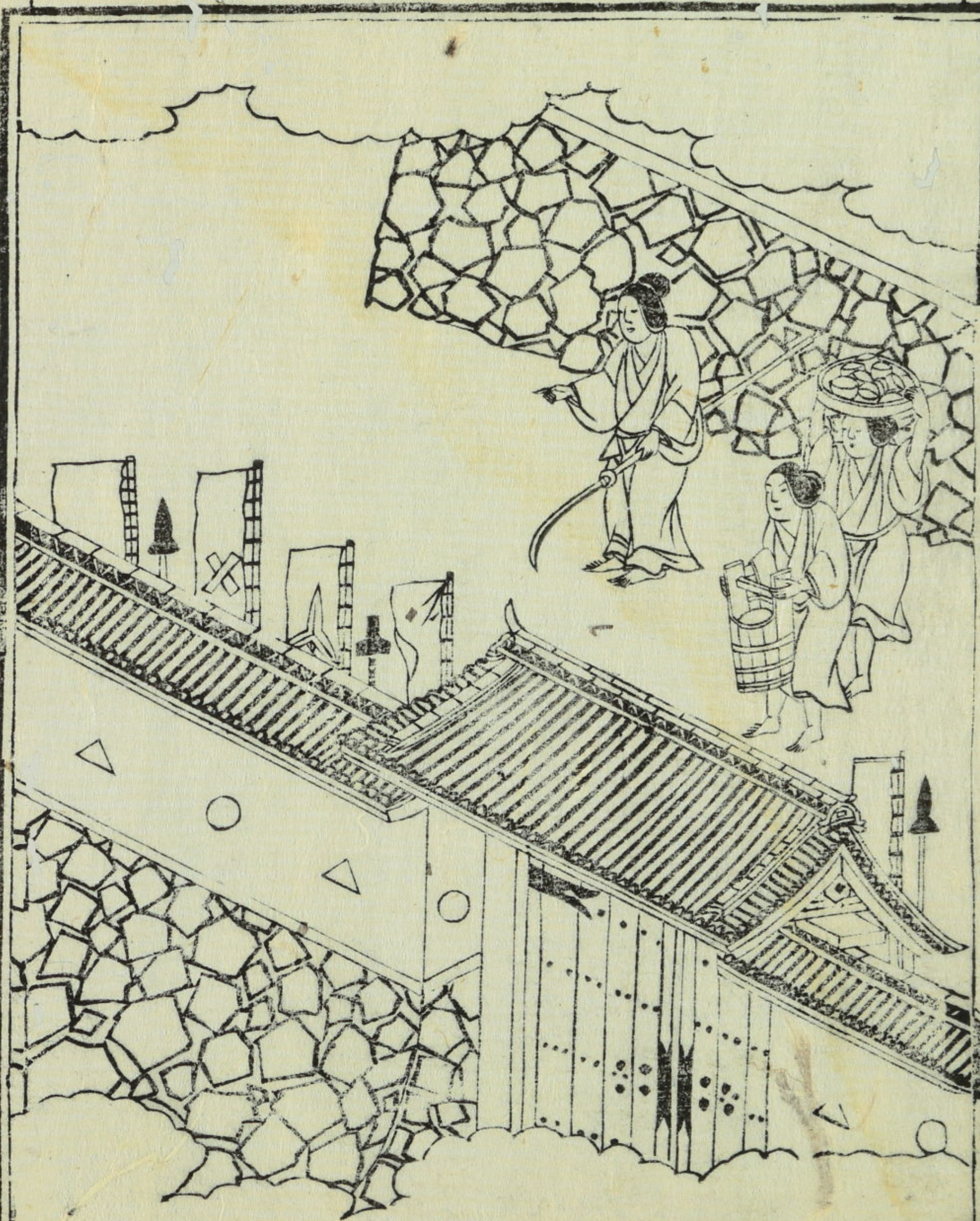
與村助衛門妻者未詳其姓氏天正十一年夏五月  
前田利家於能登加賀堺末森營城壁使倍臣與村  
氏守衛之與村弟加兵衛長子助十郎叔又十郎其  
餘一族等從之於是佐佐內藏助成政率兵一萬五  
千圍之日夜苦戰與村妻者素性柔順貞淑而弱骨  
纖形若不任羅綺然其心確實而強悍不能屈自橫  
薙刀從僮御二三人警晝夜巡晝偶有勞倦而睡眠者  
則或忿而辱之或閉而醒眠又有勇氣不衰善守禦  
者則識其名而勞其人曰自金澤來援兵在于近日

勿倦勿屈慙慰士或時煮白粥救士卒之饑或時  
煖酒醪燕軍衆之勞以將其厚意故諸軍每隊一心  
而欲共死賢於楚子發母多矣時天正十一年秋九  
月利家長子肥前守利長率兵救之與村氏之一族  
出萬死逢一生且賜感書賞之

頌曰

與村之婦 守禦不懈 愛士撫衆 增陴繕械  
進止自煉 智慮人怪 善知忠義 勇氣豈憊

奧村氏妻



本朝列女傳卷五

三十九

幸田氏母

幸田彦衛門尉母者未詳其姓氏天正十一年春三月美濃守信孝叛于秀吉放火於氏家內膳正稻葉伊與守之采地信孝母信長之妾坂氏女幸田母信孝之乳母質安土秀吉大怒將使質就戮於是幸田氏母密贈一封書於子彦衛門尉曰凡天下之人忠君則天地之大義也父母先子而死則古今理數之常也我為君為家既滅命全勿悲歎焉汝存義士孝子之道善事君無以老母故懷二心云秀吉雖置幸田母察難招其子而遂使之下獄磔裂之以徇于道路諸人稱美

本朝列女傳卷五

三十九



幸田氏母



之於其秀吉將氏家稻葉發兵而亦放火於信孝采  
邑之日幸田兄弟重義輕命奮擊遂闕死

評曰。於否而守節義。臨危而致治命。死教于子。益干人者。夫幸田之母乎。惟我邦之陵母也。吁終身之仁也。與陵母云。漢主長菴者。須有優劣於利害義欲之間焉。視人思之。

頌曰

卓幸田母 慈子忠君 身肆市朝 義薄層雲  
比之勁竹 裂有直紋 與陵母伍 衆妾不群

山中幸盛母

山中鹿介幸盛母者。未知其姓氏。蓋幸盛初號甚二。郎尼子伊與守義久之家臣雲州人也。其母慧。有口。智。教子。故幸盛之勇名鳴世。及稱長常使從亮直三。益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有狗盜鷄鳴之客。而來。尚則締綌之涼。重繭之暖。佩悅。蔭蘭。賜之以施恩。垂慈。欲從已子之指揮。故每出陣。朋友相救。如骨節。母常教幸盛曰。凡出戰。損軀。赴難。戮力報主。則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勿忘人臣之大本。幸盛常眷眷服膺焉。毛利家有豪強。工曰狼介。幸盛擊殺之。世

人雖稱之。是一人之敵手也。不足稱焉。幸盛從來有大丈夫之氣象。而方寸海納。毛利元就滅尼子氏。取雲州。幸盛雖有復雲州之志。又不果矣。於是憑信長以實告之。故令幸盛屬明智光秀。蓋光秀也。依爲山陰道追討使也。幸盛見光秀難成大功。請屬秀吉焉。信長許之。幸盛從秀吉守播之上月城。毛利家率大軍環而圍之。士卒蟻附焉。秀吉欲令幸盛脫出。使龜井茲矩報之。幸盛曰。難舍城內之疲卒女。童我死于敵手。欲代諸人之命乎。遂不出。而自殺于城中。幸盛爲立君主之後。借信長之虎威矣。且守上月城。代士

山中幸盛母



卒之命而死焉其勇也其義也不可言矣天所不終其  
事亦命哉

頌曰

吁幸盛母 世稱母儀 招致益友 善訓孤兒  
和膽為丸 截髮易醢 其子奇俊 依此家規

菊女

菊女者。鳴津家臣小野攝津守女也。菊嫁于龍造寺。從臣瀨川采女正。文祿二年。豐臣秀吉遣軍士討朝鮮。采女正亦渡海于朝鮮。菊女輾轉于孤閨。一日。一時無不。膽戀采女正。嘗記其所思。納于小篋。依船使而遙寄之。逆風忽摧其船。小篋漂于博多浦。漁人取而見之。持以呈吏務吏。務遣之於秀吉。之近臣而告之。故近臣即捧于秀吉。秀吉使山中山城守讀之。則貞女寄夫之書也。筆勢情意復不俗。凡讀畢。始知為菊女贈瀨川采女正尺素也。秀吉憐其志。即遣入於

龍造寺曰。速可使采女正歸朝。於是采女正歸肥前。菊女大悅。即與采女正共赴名護屋。謝拜秀吉情意之厚。尼孝藏主告于秀吉。秀吉感之。乃呼其夫婦。而逢之恩賜有數。

頌曰

久從征役 思莫或違 妾不如鴈 如何隨陽  
菊女一封 伯兮四章 且哉感人 情密語莊

女菊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六月錄

妾女傳九人  
附錄二人

弟橘姬

滋野繩子

伊勢

源為義妾附乳婢

葵前

巴附款冬

小宰相局

坂額

林氏妾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六

妾女

妾之為言接也。接見君子不得伉儷故謂之妾。以立从女侍側之義。禮曰奔則妾。

弟橘媛

弟橘媛者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日本武皇子之妾也。皇子東征之日進相摸欲往。上總望海高言曰是。小海耳。可立跳渡。乃至于海中。暴風忽起。皇子船漂。蕩不可渡。時弟橘媛啓皇子曰。今風起浪溢。皇子船欲沒。是必海神心也。願以妾之身贖皇子之命。而入海。言訖。乃披瀾入之。暴風即止。船得著岸。故時人號

弟橘媛



其海曰馳水也。皇子轉歷武藏上野西逮于碓日坂。時皇子每有顧弟橘媛之情故登碓日嶺而東南望之。三歎曰。吾孀者耶。故因號山東諸國曰吾孀國也。  
弟橘媛生  
 稚武彥王

評曰。弟橘媛投身於海。而贖皇子之命。是迷于阿  
 鬼神致淫祀之志。不君子之所取。其唯當稱其見  
 危致命而已。

頌曰

暴風漂艦 皇子危時 知命可贖 其身百之  
 橘媛投海 躬祭馮夷 吁雖淫祀 稱其懷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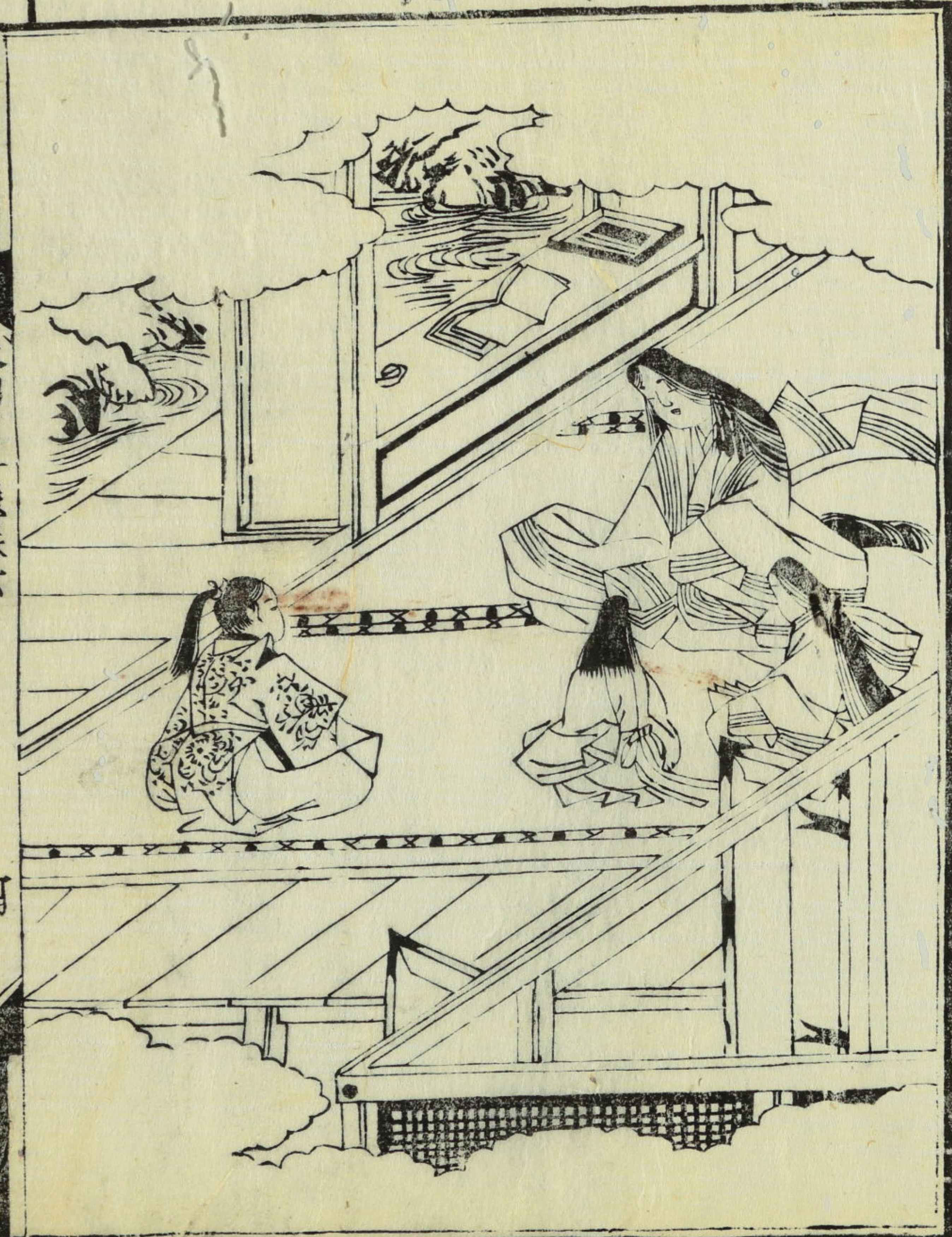
滋野繩子

滋野繩子者參議正四位下兼行宮内卿相摸守滋野朝臣負主長女也繩子心志和順進退中規仁明帝殊加恩幸生本康親王時子内親王柔子内親王

頌曰

吁是繩子 本姓滋野 進退中規 性情爾雅  
君王有寵 衆妾無罵 繼嗣惟廣 能母天下

滋野繩子



六甲川下傳卷六

四



伊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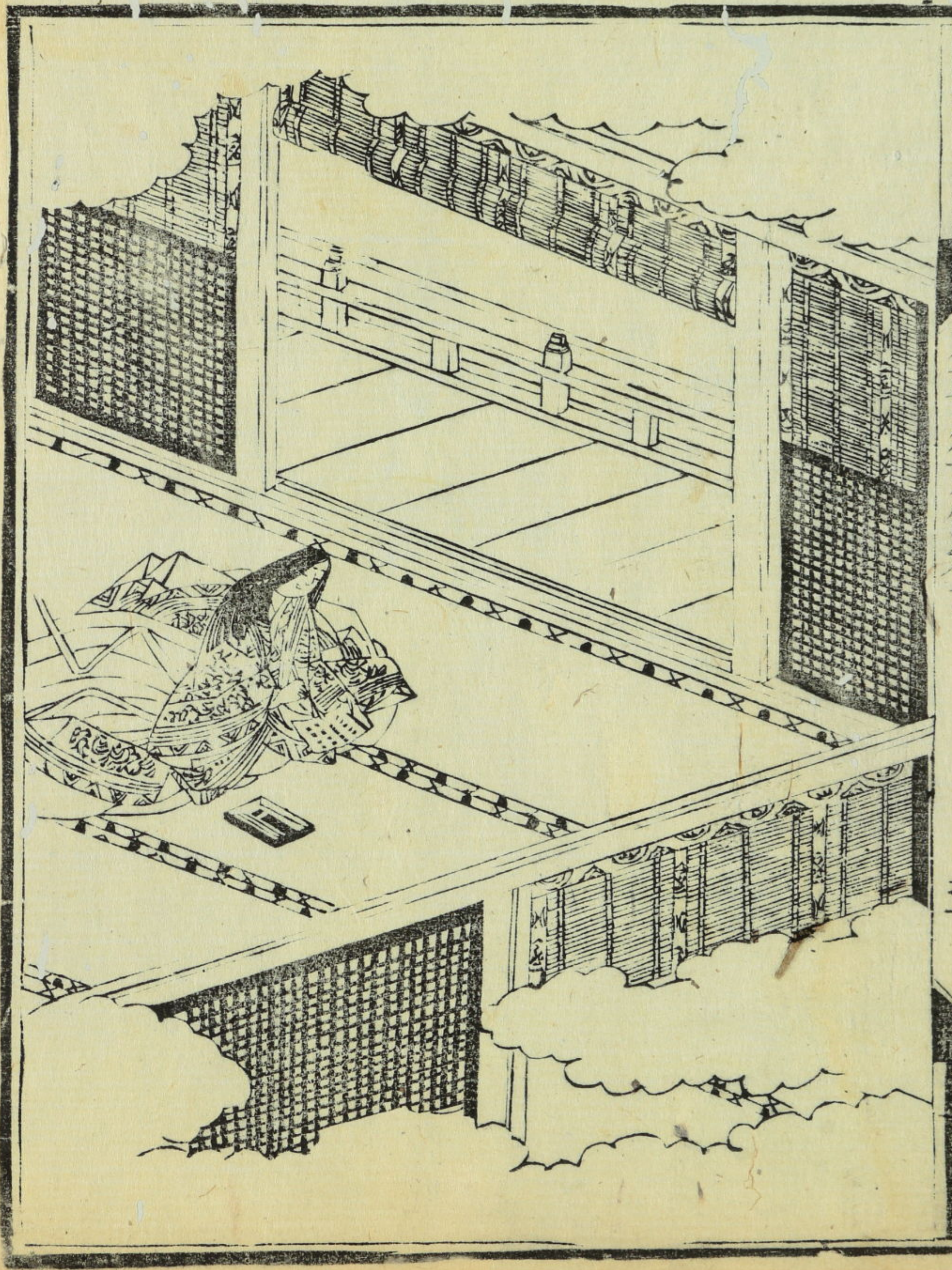
伊勢者伊勢守藤原繼蔭女七条皇后之官女後爲  
宇多帝御息所雅喙和歌名顯紫闈皇后薨後掖庭  
之官女等或祝髮或離散六官寂家時人問伊勢之  
安否其荅曰冲津浪荒耳麻佐留宮農中爾歲經而  
住志伊勢農海女茂舟流多留心地志天與羅咩方  
奈久哀爾淚農色農紅波我等加中農時爾爾天秋  
農紅葉登人人半已加散散別奈波多之無蔭奈久  
成果天登麻留物登波花薄君南幾庭爾群立天空  
遠招波初鴈農鳴渡津津餘所爾古曾看女諸人聞

之皆拭淚就中三位國行殊感之銘肝鍼心忽祝髮  
屢遊名藍勝地遂失其迹

頌曰

嘉茲伊勢 皇后昵近 蘭殿無人 淚不堪枚  
一首奇奇 百憂殷殷 若廢長歌 國行不隱

伊勢



源為義妾

附乳婢

源為義妾者濃州青清賀邑娼家內記大夫行遠女也昔者平清盛源義朝同為朝廷之警衛保元元年秋七月崇德上皇及宇治左大臣勝賴長不利於朝廷時清盛應後白河帝之勅命與義朝同將兵力戰為義勳力於賴長於是上皇之軍大敗賴長為亂兵被殺為義亦逃走清盛凱旋之後帝命義朝賜死於父為義及弟賴賢賴仲為宗為成為仲等幼弟乙若龜若鶴若天王亦悉所刎首於船岡山幼弟四人之傳及從士亦同殉幼弟四人皆同母弟也母之妾婦

源為義妾



不堪悲酸投身於深淵而死其乳婢亦同溺死

評曰杞梁戰死其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吁悲哉為義之妾近之千歲之後人聞之莫不悼痛惟是出於義朝狼子野心夫何耻父之非致死以不滌又何不竊負而逃乎噫

頌曰

惟為義妾

無憑六親

子死夫死

婢斃僕殉

守節赴水

殺身為仁

無耻後世

名高北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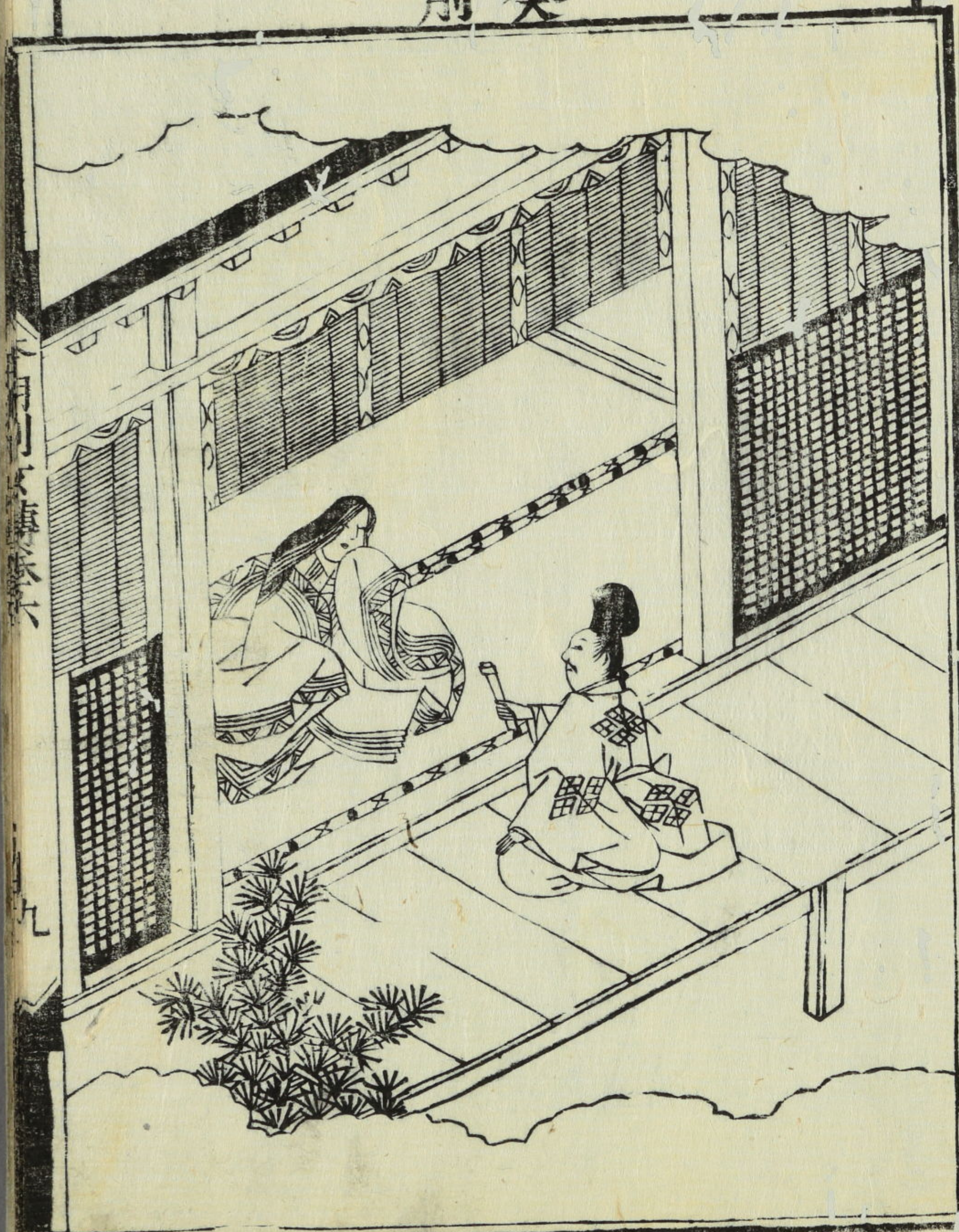
葵前

葵前者建禮門院官女之婢也不圖咫尺高倉帝私  
恩不少官女聞之却敬之如夫人故人皆曰生女勿  
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思夫斯女必當  
被冊妃嬪也官中私語曰葵女御帝聞之大愧又不  
召自是帝心忽忽不樂時博陸基房奏曰凡天子下  
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即六宮之  
常制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一士尚  
有一况天子乎且以色而舉古今豈無其例乎彼女  
不及上氏姓基房當養而納后官矣帝曰否龍潛脫

履之日或有其例也乎已登帝位淫傾國其恐有玄  
宗鼙鼓之聲殷紉北鄙之舞矣基房不復奏而退厥  
後帝取平兼盛歌自膳艷簡之楮端使冷泉少將隆  
房賜葵前其歌曰忍登色爾出爾計里我戀者物也  
思登人農問麻天葵前拜而受之入袖中時愧面赫  
然也然後稱有微恙歸父母之宅經數日遂焦思悶  
死矣

託曰為君一日思誤妾百年身古道焉今於葵前  
見之矣昔者鄭仁基女容色絕殊唐太宗乃聘欲  
為充華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諫之太  
宗大驚深自克責遂停策使房玄齡等云女適陸  
氏無顯然之狀太禮既行不可中止太宗遂不從  
玄齡之言作本朝之史者比高倉帝於太宗可謂

前葵



改過不計吝許如帝其賢矣哉方今以基房而比魏徵則若黑白其苦之相反也以其齡而比基房則可也玄齡基房之輩不免有順非逢惡之罪吁愚惑甚矣不知禍胎生於閨門也

頌曰

奇哉葵前 義刃不磷 綿彼節行 非橋下信  
 感一日恩 報百年身 基房益再 班列妃嬪

本朝列女傳卷六

月川女傳卷六

九

巴 附款冬

巴款冬長也款冬即藤花之二女者木曾義仲之妾也  
誤也。今且從俗款冬或名葵戰死于礪波山一說病而巴者中三權  
留于洛守之女也二女俱美而豔又善攻擊殺伐之事巴別  
 能彎硬弓能駕馭馬之奮逸踈齧而難輒制者壽末  
 中義仲聚兵托辭于討平氏闖入皇都鹵掠民物剽  
 縱火焚官館虐逆之甚矣足道賴朝在鎌倉聞之命  
 範賴義經赴洛與義仲大戰義仲戰潰奔于近州粟  
 津巴從義仲于軍義仲謂巴曰今日我將戰死矣汝  
 可速去也巴欲偕死而不肯去義仲曰我死後人必

議曰義仲携女于陣中非將帥之為也而令強去焉  
 時武州人御田八郎師重率三十騎許兵挺身而來  
 師重膂力過人勇銳又聞于世巴覲面捉師重不使  
 此動梓覆其首于已所騎之馬鞍而戾截棄之勢如  
 山壓卵自後脫甲冑而東逃去嗚呼如此暴殫古今  
 所未曾有也千載之下聽者膽破股戰都鄙于戈止  
 之日賴朝召巴命森五郎繫于獄食於是和田義盛  
 強乞巴命賴朝許之遂為已之妾是為產育勇猛多  
 力之嗣也如其思念生義秀號朝夷名建保元年和  
 田氏伏誅義秀亡走房州時年二十八或曰義秀自

巴



石黒氏死時壽九十

房州赴高麗國羅浮先生曰對馬嶋人謂余曰高麗  
 金山海有朝夷名祠浦人時奈之巴也之越中匿于  
 石黒氏死時壽九十

頌曰

說聞巴女 有石龍風 當時豪婦 女中英雄  
 得和田寵 不令首蓬 可貶再醮 唯褒戰功

小宰相局

小宰相局者藤刑部卿憲賢女上西門院之官女越前三位平通盛窺見其姝麗而焦思乾臆以所得之妾也通盛戰死于攝州湊河時見田瀧口時負馳來而告通盛死於小宰相小宰相血淚相和流二三白晷寐反側如待適外之人漸經四五日而思猶切矣時小宰相在蒙衝中夜潛出于舷投身於蒼海遂節於後世

頌曰

小宰相局

憲賢女子

不越義生

早決就死

身葬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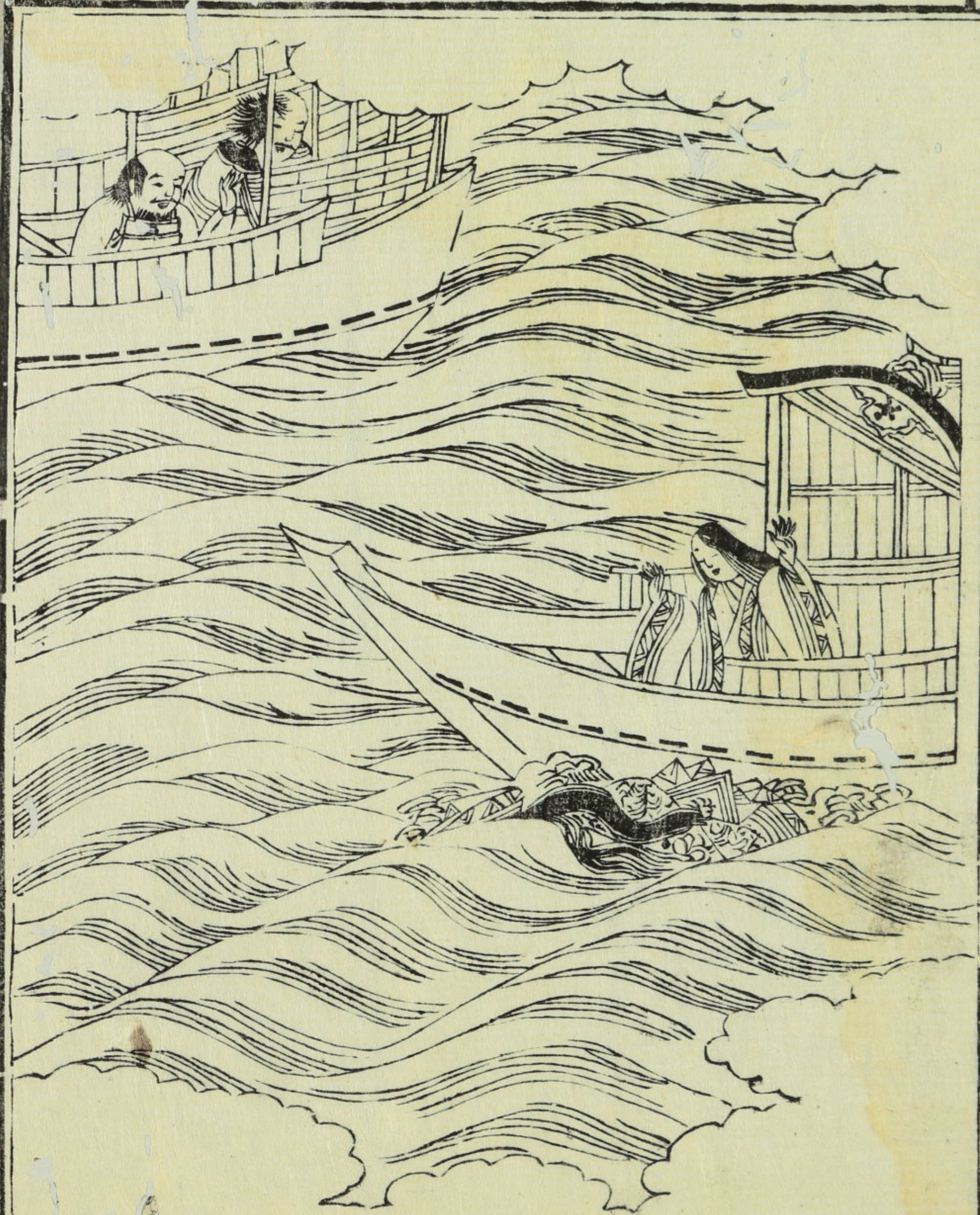
名鳴都鄙

後世淫婦

寒膽驚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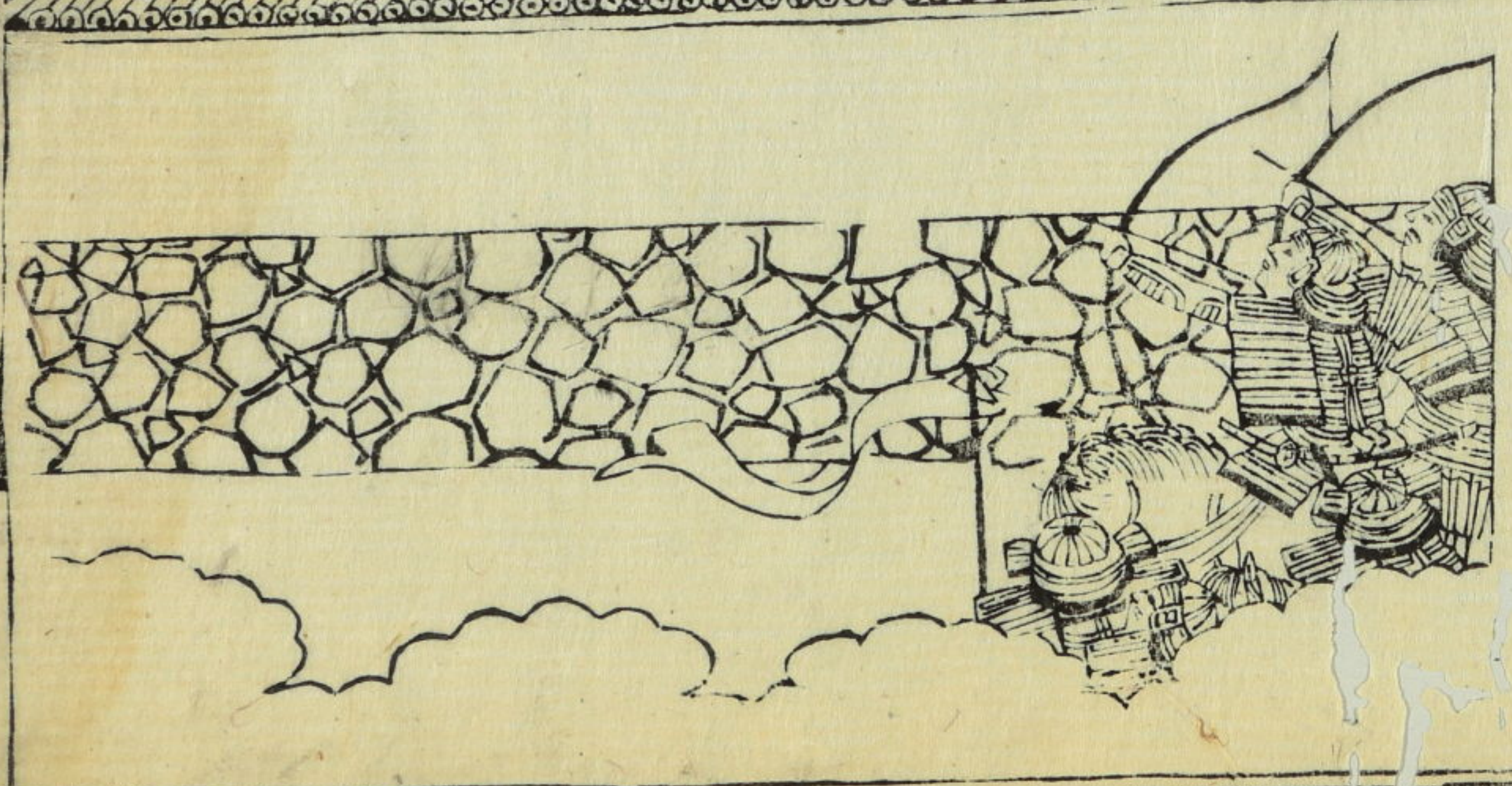
小宰相局



坂額

坂額御前者城九郎平助國之女小太郎資盛之姪  
母也建仁元年資盛起兵於越後而據于鳥坂城佐  
佐木西念率佐越信之士攻之坂額雖為女子百發  
百中之藝殆越父兄也人舉稱之此舉殊施兵略如  
童形令上髮著鎧居櫓上射襲致之輩中者莫不死  
于時信州人藤澤四郎清親回城後山自高處能望  
之發矢射貫坂額左右股即時翻倒清親兵生虜之  
資盛敗北於是清親囚之致于鎌倉賴家公自簾中  
覽之諸將士觀焉群參成市重忠朝政義盛能負義

額坂



村等候待所坂額通其座上處進居于簾下其意氣  
 自若且無諛色恰如勇力丈夫也阿佐利與一義遠  
 欲請之為配賴家公曰是為無雙朝敵也汝請之者  
 何乎義遠答曰只成同心之契約生壯力之男子欲  
 護朝廷扶武家也賴家戲曰此女面貌雖非不殊思  
 心之猛毅誰有愛念哉義遠所好殊尋常之人所好  
 而遂以許之阿佐利得之往于甲州

頌曰

資盛娘母 古今健婦 武略射藝 無出其右  
 遂免鬼錄 幸得嘉偶 惟死則生 勇名不朽

林氏妾

林氏妾未詳其姓氏林氏者嘗中宿直之士也昔者宿直之士數十人大忤御旨被謫貶林氏亦其一人也於是林氏需一戶於市傍告別於妾曰夫女子必有所倚者今子不有五屬之親亦無同姓之睦將內外倚何處乎自今以後子在此舍常以紡績可為生計泣血分袂林氏携前妻之子而遂之他邦其憂情不及言也既經數年皆蒙赦歸鄉其中林氏不賜素志而死于他鄉悲哉其子尚弱冠而無叔伯兄弟下情不得上通已為凍餒之民後母聞之憐入喚之孤

子喜曰我母孺生後母亦動喜色毓愛猶貫子漸以長成而後市傍之一戶暨所有之財產讓之孤子而辭退好道安貧終天年鄉邦稱之

頌曰

林氏妾女 節操絕倫 識彼天道 厭斯俗塵  
臍脂蚤盡 殺青永新 可稱可美 身行近仁

林氏妻



本朝女傳卷六

十五

